

特32

313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雜史類

函

六八架

二號

七冊

漢書十八史略讀本

大正十三年



建陽 劉刻 標題
白川縣 大賀富二 再補

再補使家李淵自
唐王遂受禪因
号唐都于長安太
宗分天下為十道
玄宗又分為十五
道
又為弘化留守在
隋大業九年
又綱目未幾徵請
行在淵遇疾未謁
其甥王氏在後宮
帝問之曰汝舅來
何遲王氏以疾對
帝曰可得死否淵
聞之懼
○相表奇異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五

後學 臨川 陳 啟 音釋

白川縣 大賀富二 補訂

唐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
武昭王暉之後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昺於
周世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以淵為弘化留守御衆
寬簡人多附之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識忌之
淵懼縱酒納賂以自晦天下盜起以淵為山西河東

再補便蒙沉晦以
免忌按通鑑淵四
子建成世民玄霸
元吉

○世民陰有安天
下志

再補新唐書淵留
守太原領晉陽官
監裴寂為副監

又通鑑文靜坐与
李密連會繫太原
獄世民就省之文
靜曰天下大乱非
高光之才不能定
也世民曰安知其
無但人不識耳我
來相省非兒女子
之情欲与議大事

○世民說與義兵
再補通鑑明日世
民復說淵曰今盜
賊日繁過於天下
大人受詔討賊々
可盡乎大人設能
盡賊則功高不賞
身益危矣

○世民說與義兵
再補通鑑明日世
民復說淵曰今盜
賊日繁過於天下
大人受詔討賊々
可盡乎大人設能
盡賊則功高不賞
身益危矣

○世民說與義兵
再補通鑑明日世
民復說淵曰今盜
賊日繁過於天下
大人受詔討賊々
可盡乎大人設能
盡賊則功高不賞
身益危矣

○世民說與義兵
再補通鑑明日世
民復說淵曰今盜
賊日繁過於天下
大人受詔討賊々
可盡乎大人設能
盡賊則功高不賞
身益危矣

○世民說與義兵
再補通鑑明日世
民復說淵曰今盜
賊日繁過於天下
大人受詔討賊々
可盡乎大人設能
盡賊則功高不賞
身益危矣

唐書卷之五十一 唐高祖

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群盜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突厥敗走以淵為太原留守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

晉陽縣屬太原郡有離宮故置宮監也晉陽令劉文靜相結文靜謂世

民曰今主上南巡群盜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

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

署而淵不知也會淵兵拒突厥不利恐獲罪世民乘

間說淵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

事如此故敢發言必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慎勿出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

李金才無故族滅大人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

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人

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

唐書卷之五十一 唐高祖

覺併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

○便蒙恭帝初封代王

○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者也

○無寧其豪傑而收有之其易得猶探囊中物取之耳

○范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御堂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囚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落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賜之以起兵高祖呢裴寂之邪受

其官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

○綱目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

○關中悉降再補通鑑隋遺策

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

○南胡曰禪授自魏晉以來積習相沿惜乎唐之君臣亦溺於此而不能以漢為法也

○隋越王侗稱帝

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乃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

焉之後世紀焉生欽々生重耳々々生熙々々生天錫天錫生虎乃帝祖也(兩音丙)相表之相去聲(國)識時有李氏將與之語(大)使之大音駝(晉)陽官監掌官禁監平聲(主)上謂煬帝(萬)數之數上聲(尊)公謂高祖淵(過)音戈(二)郎謂世民(為)寂之為去聲(併)誅恐官人覺其謀故陰養士馬而不敢泄也(巨)鉅同(探)音貪取也

世民引兵擊西河拔之斬郎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進兵

取霍邑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淵留兵圍河東

自引兵西遣世子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群

盜悉降於淵合諸軍圍長安克之立恭帝淵為大丞

相唐王加九錫尋受禪立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

秦王元吉為齊王(唐)主李淵受禪即位(西)河郡屬山

上聲野鳥為鸞通鑑隋大業十二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室成朝堂前德儒等奏以為鸞於是百官稱

賀詔以德儒擢拜朝散大夫(正)為之為去聲(霍)邑縣屬霍州(臨)汾縣屬平陽(絳)郡今絳州(韓)城縣屬同州

降音項平聲下同(元)吉淵第三子(隋)東都留守越王侗煬帝之孫

再補湯帝被執留守官立之後為王世充所殺

○李密降

○字文化及稱許帝

再補後為夏王建德所誅

○李軌稱帝

○秦主薛仁果降

再補通鑑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持之賊畏威叩恩

○綱自世勣於李密曰境未有所屬魏徵隋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

乃自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遣徐世勣書勸之早降

○竇建德稱夏王

○李密叛斬之

再補通鑑密言於唐主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諸

往收而撫之云乃以伯當為副

○竇建德破許

再補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者仁之

至也得玄圭何祥

○王世充為鄭帝

再補侗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

也亦為眾所立稱帝於洛陽東都隋以河南府為東都留守官主留都副

與隋兵戰大敗降於唐○字文化及弒其所立主浩

化及眾多自必敗數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自

稱許帝○涼王李軌稱帝○唐秦王世民破秦秦主

薛仁果降送長安斬於市右秦薛舉自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僭号至是二世凡

而亡○李密之將徐世勣據密舊境降唐賜姓李勣

亦切○范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命氏所以別

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以

祖賜妻敬姓為列鄙陋無稽而唐世人主遂以為法

以逆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別之而後之賜

姓者亂之者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

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竇建德取河北

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諸州自稱夏王○李密叛唐李密自負歸國之功朝

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耻退

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快因請密

曰天下事在唐人獲而斬之唐人行軍總管盛彥師

公度內耳云右魏李密自隋大業十三年僭号後降唐至

是復叛凡二年而亡○夏主竇建德破字文化及

誅之世紀許字文化及自武德元年僭号至是二年而亡○隋主侗立一年王

世充廢之而自立為鄭帝尋弒侗○唐遣將襲涼主

李軌執歸殺之河西平將安貴典○右涼李軌自隋大業十三年僭号至是凡三年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沈音審毗陵郡名○李

子通稱吳帝於江都○杜伏威降唐○唐秦王世民

擊定陽將宋金剛破之定陽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

走死右定陽劉武周自隋大業十三年僭号至是凡三年而亡○唐秦王世民督

諸軍伐鄭○吳主李子通襲梁王沈法興走死世紀

法興自武德二年即劉彬說建○夏王竇建德救鄭建德中書侍

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

鼎足之勢今唐拳兵臨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

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

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

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

鄭主王世充降世民至長安被黃金甲二十五將從

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獻俘太廟斬建德於市赦

世充尋使人潛殺之右夏竇建德自隋大業十三年

充自武德二年僭号至是三年而鄭王世

亡二十五將姓名未詳從去聲○竇建德故將劉

黑闥始起兵於漳南○唐遣將李靖伐梁梁主蕭銑

降送長安斬之右梁蕭銑自隋大業十三年○杜伏威

擊吳王李子通執送長安伏誅右吳李子通自隋大

業十一年僭号至是凡七年○劉黑闥自稱漢東主○楚主林士弘卒其

而亡○漢東將執黑闥右楚林士弘自隋大業十○漢東將執黑闥

○沈法興稱梁王

○李子通稱吳帝

○杜伏威降

○秦王破定陽

再補綱鑑補晉陽

土豪薛深以城納

武周瓊山曰人心

所歸是之謂王當

時人心歸唐久矣

群盜非其倫

○李子通襲梁

再補郭孝怡曰世

充窮威重將面縛

建德運糧遠來助

之此天意欲西公

之也不過二旬而

主就縛矣世民善

○秦王破王世充

再補楊武成擒建

德世充素服降

○斬建德

再補設赦世充為

庶人徙蜀未行獨

孤脩德矯勅殺之

按本文蓋直筆也

○劉黑闥起兵

○蕭銑降

再補殺銑之事先

輩皆以為潞刑甚

矣

○李子通伏誅

○劉黑闥稱漢東

王

○林士弘眾散

○漢東將執黑闥

降

○漢東將執黑闥

降

○漢東將執黑闥

降

○漢東將執黑闥

降

標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五十五 唐高祖

再補通典行臺省自魏晉有之及後

魏謂之尚書太行之行臺省有尚書

令僕射各一人蓋隨其所管之道置

於外州以行尚書

事唐初亦置行臺省貞觀以後廢

又封德彝云既勝而後與和唐從之

○突厥受盟

○置州縣鄉學

再補便數與釋菜相混者非矣釋菜禮之輕者也

○定官制頒律令

降唐斬之

將諸葛德威○右漢東劉黑闥自武德五年僭号至是二年而亡

○唐淮

南道行臺

建尚書臺於外謂之行臺隋謂之行省又謂之行臺省行者猶行官之行皆對都臺

都省而

僕射輔公柘反於丹陽唐將擊斬之輔姓公柘名柘

音石丹陽縣屬

○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

討平之

慶州屬鞏昌即弘化郡

○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禦之

遇於幽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我秦王也虜

不敢戰受盟而退

○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

既定是歲初置州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

聖先師釋奠禮之最重者也有幣帛有牲中有合樂有三獻也先釋置其米帛而奠安神位之前

故謂之釋奠

始定官制頒新律令

釋奠禮上丁釋采奠幣所以祭也先

聖孔子先師顏回始定官制通整改大總官為大都督府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

書殿中內司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

九等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

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

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

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

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信義

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

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定均田租庸調法均田給天下人田也租田賦也庸口賦也調戶賦也田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

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

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分田為三等一曰世業一曰口分每丁歲入

粟石八石唐書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再補世業一曰永

業有家則有世業

有口則有口分也

便家此以十二二

包承上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而言也

丁中之田二十畝
為世業田八十畝
為口分由也

又綱鑑注皮帛之
細曰綾縵如菱稍
曰縠經緯皆桑曰
布

又便家課謂備置
唐六曲凡習學不
武者為士

又黃謂釋幼髮為
也小謂細弱也中
謂上下通也下當
也當強壯之時也

老甲子一周血氣
已衰故免教之也
又便家篤疾及寡
妻妾皆以二十畝

為世業其餘為口
分注十分為率民
得其八官得其二
有六口則給田此
皆妄說不可從也

又通鑑建成元吉
與後宮日夜譖訴
世民於上上信之
按是唐一代之妖

○太子謀傾世民
又按綱目斷書
云殺太子建成齊
王元吉遂不守太
宗也

○太白經天
再補通鑑世民密
奏建成元吉淫亂
後宮且曰臣於兄

標注十八也各讀大卷之三

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
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

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蠱霜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
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民貧業分九等百戶為

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甲
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

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
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庸備同調去聲下

四十畝減七只三十畝十之二十分為率民得其八
官得其二世業世守其業口分之分音墳去聲有六

口則給田調隨其所宜為調純音尸絲經縵緯曰純
三尺每日收其傭帛三尺亦隨土地所宜旬有之有

與又通免其調或官中有事而加役至十五日者則
免收其調以上之上上聲下並同九等上上上中上

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中下下預則也計帳○初
每歲一改賦稅簿籍戶籍三年一改戶口簿籍○初

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帝欲以世民為儲嗣世民
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
而世民功名日盛乃與元吉協謀傾世民曲意諂事
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譽建成元吉而

短世民儲嗣太子曰儲嗣○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
天見秦分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

弟無事竟負今欲殺臣以為世克建德報讐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恭庚申世民遂師長孫無忌等入

○立世民為皇太子

再補祭明建元吉二人既殯又復盡殺其子此何義哉自曹魏而下南北分列朝代遷革必盡滅前人之族此其所以享國短○傳位太子再補通鑑微對曰

先太子早從微言必無今日之禍又司馬公曰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及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愚按仁至義盡而結天心者唐虞二代是也如漢如唐安民之德如此其盛矣然而高祖有呂氏之禍太宗有武氏之亂蓋結天心者

公之事力請乃決

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命卜之幕

條張公謹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夫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

臣似為世克建德報讐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元

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

殺元吉遂立世民為太子軍國事悉委太子處決然

後聞奏初東宮官屬魏徵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

民召徵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

之王珪亦嘗為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帝自稱為

太上皇帝詔傳位於太子是為太宗文武皇

立妃長孫氏為

皇后分墳去聲太白經天太白金宿陰星也出東當

伏東出西當伏以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秦分

屬未蓋見午而被於未也周公之事誅兄管叔兄弟

專欲殺兄建成弟元吉為世之為為建之為並去聲

師音率射音石尉遲姓尉音鬱敬德名處音杵間音

澗音澗○范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

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

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

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

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曰以殺舜為

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

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

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

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

未盡固而子孫亦無其才德足挽回之者是以中衰而悲義奮發之士為主家涕泣訴之然後天意始顧之其可不畏乎

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若必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高祖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

置官屬按通鑑世民以海內寢平乃開館於官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志廉王簿李玄道蔡允恭云是開館保世民所為

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閭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時府僚多補外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太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

唐書卷之八 太宗皇帝本紀

愛三子之心交戰而無定也方欲加厚世氏故設藩府之官如此其盛繼欲保全成吉故散世民之黨如此其亟嗚呼率三子而構喋血之禍者其高祖之比心耶

又按天下之事人不自為而能成焉者未有之也况治國家者其可不取於人乎故房玄齡進社如晦其功冠一生

○放宮女
再補通鑑詔以宮

決如流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為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幾音機及也冠音貫相去聲長音張上聲蓋音甘入聲三番番遞也

每以六人為一遞入直更音庚圖像圖畫已上十八人形像贊讚同稱美曰贊預與同登瀛州謂如登仙也補外補外職事官為吾之為去聲○鄭曰漢唐之世其人臣号為有知人之明者莫若蕭何之識韓信房玄齡之識杜如晦高帝之至南鄭而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反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大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高帝於是拜為大將太宗之在秦邸時府僚多補外官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太宗於是奏為府屬蓋非蕭何之言則高帝失於韓信非玄齡之言則太宗失於如晦矣

秦王功蓋天下身幾危賴玄齡如晦決策至是即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幾音機

女眾多幽閉可憐置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又太宗御突厥其推略宛然魏武之景像

○置弘文館
再補通鑑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案晉李充分甲乙丙丁為四部書唐方經史子集

○商榷政事
再補綱鑑注商榷論較也

又通鑑上問後臣為誰云々上曰君

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旗申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

○置弘文館聚四部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四部經書史書子書文集論去聲行去聲

○有上書請去佞聲權音角舉也較也上上聲下同

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

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云々。
○以至誠治天下，再補范華陽曰：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
又通鑑上惠更受賊，密使左右試路之有司，門令吏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短諫止，嗚呼！大宗才

有餘而德不足，已患受賊，誠令而禁之，赦而化，豈無道乎？獨以至誠治天下者，今安在焉？
○張蘊古獻大寶箴
再補：桀作瓊宮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桀作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紂為酒池肉盤，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
又：易聖人太室曰位，此箴為有位之戚。
又：旒垂玉也，冕旒

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之。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彘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它而忘

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
聲，下同。治平聲，下同。斃音弊，死也。賈音古，筌蹄云。胡商有諸，不知果有此事否。賕音求，贓也。好去聲。○張蘊古獻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瑤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其言。
大寶箴：聖人之位，曰大寶箴，戒辭也。八珍：珍，博珍，漬熬肝，骨也。沒，一作汶，闇，暗同。冕旒，冕十有二旒，天子之服也。漢制度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前

皆十二。無則過目。難他日反塞耳視。不外聽也。

○分天下為十道。

再補區別天下。雖有異同。要觀業王經營之宏規。已新天下之耳目。又革當時之弊。

○討梁師都。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祖孝孫奏雅樂。

再補綱目考古聲。作唐雅樂九十八。四調三十一。曲十。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二和。○五花判事。

再補言中書舍人參決取旨各執所見錄其判詞而雜署其名也。

○置中書門下相檢察。

再補雷同附和之義也。雷震驚百里而百里一同。故事無可否而同之者謂之雷同。

又便蒙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守秘書監。非為真秘書監也。其位卑而授以官。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圓後方。其梳皆以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梳各十二。垂於冕前後。黻音愉。上聲。黻黃色。纁綿也。以黃綿為圓。用組垂之於冕。○分天下為十道。隋末喪亂。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

○擁眾據地。自相雄長。唐與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因山川形便。曰關內。河南。河東。其弊命大加併省。

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劔南。領南。○遣將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右梁梁師都。自隋恭帝。義寧元年。僭號至是。凡十二年而亡。夏州屬甘肅。即朔方。○案世紀。此一節當在貞觀二年。○太常祖孝孫奏唐雅樂。祖孝孫祖姓孝孫。名。○案。○貞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五花謂綾紙。五雲之判。必書此。綾紙。故當時謂之五花判事。唐制。自朝廷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唐制。中書省出詔令。門下省審駁之。詔令有差失。則門下塗竄而奏還。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時珪為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再補。按綱目。朔方人梁洛仁殺梁都。據此則其下是梁洛仁也。

高謂之守

又稷名棄姓姬氏

契音薛姓子氏阜

陶一作咎蘇皆舜

臣閔龍逢夏桀臣

比干殷紂臣皆以

忠諫死并已見前

便讀者不厭重複

他亦有放此者今

一々不釋

又通鑑鴻臚卿鄭

元璠使突厥還言

於上曰戎狄舉表

專以羊馬為疾云

此將以之兆也

〇李靖破突厥

再補通鑑遣都督

李世勣李靖皆昭

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

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

忠臣。上悅。〔省音息上聲。〔駭音刺。中書門下。二省雷同。同聲相應。曰雷同。〕秘書監官掌秘奧。明史

籍監平聲。斷音。〇初。突厥既強。敕勅諸部分散。有薛

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積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

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

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

統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

將擒之。以獻。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衆。

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地為四州。分頡利地為

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

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勅勅其先匈奴。薛延陀回紇以

下十五部。總謂勅勂。統音賢入聲。十五部名号未詳。〔磧音清入聲。砂磧。陰山在開平北。東西千餘里。草木

茂盛。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漢克匈奴。置陰山縣。東

漢省。入五原。唐天寶元年。復陰山縣。靈州屬甘肅。今

朔慶軍四州。名号未詳。六州名号未詳。順州屬北平。

〇案。通鑑。此一節以下。事實並在貞觀四年。〇范曰。

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列內外。

馬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

人之微。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雜中國。

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

薛萬徹為行軍總

管。眾合十餘萬。皆

受李靖節度。分道

出擊突厥。按此事

在二年。冬。又通鑑

是年十二月。可汗

入朝。十四年。突厥

遣執失思力入見

謝罪求朝。上許降

李靖等謀曰。頡利

雖敗。其衆猶盛。若

走度磧北。則難圖

矣。今詔使至。彼虜

必自寬。若選萬騎

襲之。不戰可擒矣。

張公謹以為不可。

靖等不聽。遂大破

突厥於陰山。

○論唐有狄亂大

宗所啓

○林邑入貢

○伊吾來降

○高昌入朝

○四夷請帝為天

可汗

再補范華陽曰太

宗以萬乘之主而

兼為夷狄之君不

耻其名而受其俸

事不師古不足為

後世法也

又致堂曰淳熈一

寶後世誠不及古

若夫人之所以為

以出於本心不可

滅滅者則古猶今

所啓○林邑遣使入貢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

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伊吾

來降置伊西州鞞蹄伊州伊吾郡西州交河郡也○高昌王麴文泰

入朝高昌國在西域麴者穹入聲姓也○先是四夷君長詣闕請帝

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

臣及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

天可汗○貞觀四年蔡公如晦卒上語及必流涕蔡公蔡國

○是歲大有季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

教化曰太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饑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

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徵曰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太亂之後身致太

平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上卒從

徵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

大水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是天下

大稔米斗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海

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

上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

耳愚謂大亂之後

易治與世運漸降

其勢不能無之而

有之而教化轉之

者亦兩有之在人

之勤與不勤耳故

世運論愚嘗謂氣

運至此而人自易

深焉勤免之則存

其人耳

又通鑑此歲天下

大稔流散者咸歸

鄉里

又便家案唐一斗

益今三升許武德

四年所鑄錢即開

元通寶也每十錢

重一兩

○魏徵勸行仁義

○林邑新羅入貢

再補便蒙注嬰武

鸚鵡省文按字書

鸚鵡能言鳥有數

種

○党項內附

再補按分為十六

州乃知其地廣矣

○奏七德九功舞

再補按奏秦王破

陳案見貞觀元年

賀正之宴綱鑑註

後更號神功破陳

案貞觀七年更名

七德舞蓋取左傳

有七德之義見九

功舞即功成慶善

樂不視欲其假武

觀之欲其修文也

○縱遣死囚

再補便蒙錄省錄

也省錄之知情狀

有寬滯與不通鑑

作來秋來就死又

作死囚皆縱遣云

至是皆如期

○胡越一家

○吐蕃入貢

再補通鑑詳臣請

上準遺詰親事上

不許六月群臣復

請聽政上許之致

堂謂安於常情粗

於衆習

○吐谷渾遣子入

之蓋德彛元年六月死矣有季給曰大有澆音皎平

為匹斷音端去聲十九人通鑿○五年林邑新羅入

貢新羅國在東夷入貢通鑑林邑獻五色嬰武新羅

美女三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各付使者歸之

○党項內附開其地為十六州党項西羌別種党音

未詳○七年春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徵欲上偃武

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七德舞者秦王

破陳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王珪罷徵為侍中七

通鑿注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与作秦王

破陳案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以百二十八人破銀

甲執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陳象擊刺往來後更

名七德舞七德者蓋取禁暴戾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衆豐財之義也九功通鑿注唐功成慶善樂以兒童

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展履而舞後

更号九功舞九功者蓋取書九○上親祿囚徒見應

功惟叙之義也諦音帝審也

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赦天下死囚

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

之凡三百九十人○上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

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

有也未央宮在安西前漢高帝所置馮智戴○八年

吐蕃遣使入貢吐蕃西○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

九年而禪位至是又九年○吐谷渾先是入寇涼州

侍

再補南湖曰無諸

已而後非諸人此

聖人責人之大法

也萬紀悖道自負

詆訐善良克殺張

蓋古矣安勅房玄

齡王珪矣乃不以

仁義匡君而以貨

利罔上其何以非

諸人哉

○定府兵

再補新唐書凡字

在上府之上

又石氏曰府兵之

制無事則耕於野

有事則命將以出

師還則兵散於府

將歸於衛國無素

兵之費巨無專兵

之患

又左傳殺敵為果

致果為毅

又便蒙案各當作

冬連季字新唐書

兵志通鑑並作冬

綱鑑註諸府總號

折衝者所以折兵

衝也更代也

又通鑑報曰朕今

聞過矣願改之以

終善道乃以所上

疏列為屏幃歲朝

夕見之燕錄付史

官使萬世知君臣

之義乃賜黃金十

以李靖帥諸軍討破之帥音 ○十年吐谷渾遣子入

侍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米之歲可

得數百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

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

欲以桓靈俟我耶黜之治平聲宣州屬江東饒州屬

○定府兵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

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

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

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糧裝各有

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

為越騎越騎言其勁其餘為步兵更命統軍別將為

折衝果毅都尉每歲季各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

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

近數皆一月而更定府兵更定各府兵制隸音麗屬

神武更音庚下同折衝果毅通整更命統軍為折衝

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歲季十二月帥音率與直官

與價直令自買馬上上聲下下同番上更番宿衛給

番隨遠近以定番上之制近數之數音朔下同 ○

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貞觀

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獎歎十條大畧一言遣使

徵求二言奢肆思用

唐太宗

斤既馬十匹按十一年武氏已入官中此言亦無益矣

人九三言縱欲勞人四言眩小人疎君子五言貴異物作無益六言不輕與賢而易棄人七言田獵馳騁八言外官奏事顏色不接九言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十言關中之民徭役勞弊以上皆言不如貞觀初

再補通鑑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弟泉有差

○十四年上詣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外講筵者至八十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

又綱鑑注百濟馬韓之屬國在高麗西南新羅東夷國名其先辰韓種也高昌西域國名直京師西四千餘里

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國子監即大學已上之親軍便官全書注唐善行本為屯衛將軍分典飛騎百濟國在東夷說如字疏去聲○高昌王

再補五經古今為不刊之典然孔氏正義

親軍便官全書注唐善行本為屯衛將軍分典飛騎百濟國在東夷說如字疏去聲

正義該博貫穿亦可謂勤矣惜乎擇而不精經說未可

○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過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侯君集為交河太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交河高昌所都○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

○疾君集滅高昌再補通鑑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漢皆為州縣

○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鄭公鄭國公爵替音涕廢也滅也書石釋名曰

再補綱鑑注吐蕃本西羌之屬居於水西北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號君長曰贊普

○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

再補綱目功臣二十有四人

臣子追述君父功以書于石曰碑

再補綱目功臣二十有四人

○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

又丁南湖曰獨恨李勣贊立武后幾獲唐室侯君集張亮躬為反賊死有餘罪何太宗知人之不哲耶此宋儒所以議其務名而無實也按諸賄謀無益武后時之事○太子承乾廢為庶人

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和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長音張上聲孝恭太宗再從兄弟審象以求之范蠡既去而勾踐鑄像以訪之此二者唯其先後之不同而其好賢樂善之心則一也宣帝之麒麟閣光武之雲臺太宗之凌煙閣其圖繪功臣之意是亦高宗勾踐之意歟○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因勸之反事覺發為庶人初承乾喜聲色及敗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人有寵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訖于承

於建元志不免有謀而至此自慮至密脫衣覆李勣可以見矣其用心之密及有較計之疑於是乎事有失當者可不思乎又按通鑑作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按太宗從諫非出於中心之誠先儒云

基等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勅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云々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為太子宗第三子怨望通鑑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獄後以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得免詳見貞觀十四年治太宗第九子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陪所立碑嘗薦案魏徵嘗薦君集有宰相材宜專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妻音砌陪音朋入聲仆也○十八年上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弑其君新羅又遣使言

再補按綱目時褚遂良上疏諫李世

十八

勸勸上伐之

又綱目令房玄齡留奇

又通鑑高麗延壽

惠真師兵十五萬救之注二人並姓

高延壽主北部惠真主南部

又范華陽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

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慎然如始日

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

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

自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又通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又為人上者其明不足恃能從諫真

為可恃矣蓋於太宗高麗之役見之

矣

○田紇乞置官司

再補綱鑑注薛延陀曰田紇曰滑利

幹凡十五部德統勅勒

又括地志鍊勒在樂勝州北經秦長

城北行經砂磧十三日方至其國便蒙案鍊勒即勅勒通典鍊勒蓋勅勒

百歲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上

遂討之先如洛陽泉蓋蘇文高麗君長或云泉氏蓋

十九年上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上渡遼水拔遼東

城降白巖城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

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

平壤覆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或又謂親征異於

諸將不可乘危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

留且糧將盡敕班師是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

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什

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此

行也命馳驛祠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定州屬河北

音項平聲下同烏骨城已上數城並在東夷鴨綠水

出高麗東北西入于海平壤城在東夷高麗所都將

盡之將音漿班師還師曰班十城名号未詳戶口通

鑿徙蓋遼岩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幾音機少

牢羊豕也 ○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

破降之招諭敕勒諸部田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

乞置官司詔曰朕聊命偏師逐擒頡利始弘廟畧古

遣將必於廟堂之上先定制 已滅延陀鍊勒百餘萬

勝之策謂之廟策又曰廟畧

戶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高麗傳

七

音訛也注云西夷別種非也

又唐書玄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謂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遠吏治而錄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久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

又按佐上定天下以下大抵房杜贊中唐柳芳言

又便蒙作無迹可尋德亦至矣云迹切迹也按理致太

平之理治也言天下致太平也宗臣

言唐宗之諸臣以此二人為宗匠不敢拮抗也

○房杜為唐宗臣再補通鑑云今默

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便蒙徘徊猶彷徨不進之意也史

言太宗以機數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機心而事君

又按唐太宗紀中諸美百好前後相望而十一年綱云以武氏為才人六

示天下上為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刻石於

靈州十一姓譜系未詳使去聲鍊勒西夷別種混元

遷高帝平城之圍皆夷狄之耻也今

既皆得而臣之猶申報於前主矣

○二十二年司

空梁公房玄齡卒

時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

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

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

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入

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

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

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

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讐豈非

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倘蒙錄

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諡曰

文昭上悲不自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二

年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

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

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司空官梁公梁

房杜玄齡如晦王魏王珪魏

徵英衛英公李勣衛公李靖

○二十三年上有疾謂

太子曰李世勣才知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默之

我死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

左遷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

○上崩在

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一曰貞觀

貞觀即位二上雖以

武功定過亂終以文德綏海內常自以驕侈為懼嘗

字使千百之美好失其本色女色其可畏哉

○創業守成之難

再補此事在十三

年綱鑑注草昧之

初謂開創之始也

又按玄齡所謂難

易則指事為之難

易魏徵所謂難易

則指時勢之難易

然時勢之難即事

為之難也故范華

陽曰自古創業而

失之者少守成而

失之者多蓋禍亂

未嘗不生於安逸

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
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
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
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
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
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
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
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
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售音授自媿
曰售草昧草

又威神光采足使

人畏縮故群臣進

見者皆失舉措上

自知之常假以顏

色

又皇后即長孫無

忌妹作帝範在二

十二年正月

又通鑑二十二年

五月丁卯疾篤召

長孫無忌褚遂良

入卧内曰善輔導

之

又自此以後李世

勳去世字避太宗

諱也

○以武氏為昭儀

再補初蕭淑妃有

而不齊昧而不明言隋末

之亂也角力角競勇力

自知神采為臣下所畏常

温顏接群臣導人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

之彼褚遂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為高宗皇帝為去
聲東

征東方征

高麗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

太宗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

曰脩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

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為左

僕射尋為司空皇后無忌妹十二篇君躬建親求賢
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

寵王后疾之上之
 為太子也入侍太
 宗見才人武氏而
 悅之太宗崩武氏
 出為尼忌日上詣
 寺行香見之泣后
 聞之陰令長髮納
 之後宮欲以間淑
 妃之寵武氏巧慧
 多權數
 又他日李勣入見
 上問之曰朕欲立
 武昭儀為后遂良
 固執以為不可遂
 良既願命大臣事
 當且已乎
 ○論唐室中絕皆
 勣之由

閱武崇文治國之治
 去聲盡通整作備
 ○永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
 為昭儀注昭儀昭頭其儀示隆重也
 ○六年上欲廢
 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為后
 王皇后淑妃與武昭儀更
 相譖訴后寵遂衰然猶未
 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
 后出昭儀潛扼
 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突被觀之
 女已死矣即驚啼
 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
 上大怒曰后殺吾女
 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明上
 由是有廢立之志
 許敬宗李義府贊之遂良不可
 褚遂良不可曰陛下
 必欲易皇后請擇令
 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
 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何如願留三思臣今忤
 陛下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
 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云
 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事遂決更音庚
 范曰

再補鄭聲傳人聖
 賢且惕世以為常
 讀此以為如何
 ○李義府笑中有
 刀
 又通鑑容貌温恭
 與人語必嬉怡微
 笑而狡險忌刻
 又安置猶言放之
 也置之於此使不
 得去也
 又時李義府許敬
 宗誣奏遂良與瑛
 灌謀不軌皆坐貶
 瑛振州濟台州遂
 良愛州柳夷象州
 後詔斬韓瑛柳瑛
 瑛已死發驗而還

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
 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
 勸成之華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
 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孤幼而其大
 節如此書曰知人則
 哲惟帝其難之信哉
 褚遂良貶義府參知政事義府
 貌若温恭與人嬉怡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
 而害物謂之李猫貶黜為潭州都督參知政事官黨
 猾也忌謂畏忌憎惡克謂好勝
 殘害左氏傳今其言多忌克
 ○武后以長孫無忌
 不助已深怨之顯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安置遂良
 先一年卒至是無忌與初議者柳奭韓瑗帝欲廢后
 諫曰姐已傾軋寢似滅周每覽前代常與嘆息不謂
 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

二人俱籍沒其家
○尊老君為太上

玄元皇帝

再補是非顛倒自

以為是邦家之患

莫急焉高宗何不

少思耶

○李勣拔高麗

○帝稱天皇后稱

天后

再補綱鑑分註弘

仁孝謙謹天后以

其奏請數忤旨配

之也

又綱自發明弘賢

皆武氏所出弘既

配死賢又廢黜殘

忍一至於此婦人

之除險真可畏哉

賀善贊曰高宗在

位三十四年綱自

書濮王開府書罪

獻鷹犬皆予之也

自書武氏為昭儀

而後其可予者惟

幸涼州不果行一

事耳若其瀆亂人

倫委政房闈幾殆

宗社之禍可勝罪

哉

○中宗即位次廢

再補便蒙明年當

作元年新唐書通

鑑并云嗣聖元年

二月戊午武后廢

帝為廬陵王

皆被殺巴音紀○通鑿永徽五年由有廢立之志又

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為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

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

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

罷黔州屬川南今紹慶府先音霽○乾封元年上

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亳州屬河南即譙郡

老君即

老子○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總章元

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

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初帝以賤妻子忠

為太子武后廢之立后之子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

后意燬之立其次曰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屬音

燭

○上在位改元者十三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

封給章咸亨上元儀鳳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

四年而政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群

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為鳳鳴上陽

上崩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皇帝中宮皇后武氏一

上既封泰山欲偏封五嶽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

太平致祥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赦粟不稔餓

草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

災謹乃更廣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

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優容之鳳鳴朝陽山東

曰朝陽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高陽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中宗皇帝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

○武后稱帝自立再補按赫々宗周言天下宗周赫然甚光明也褒姒一婦善滅之矣詩人直斥以甚疾之也太宗之德澤功烈一世而盡固非其匹而其甚之者固非其倫有人築室基之堅與不堅人皆辨其敗之長短至此持何疑

曰嗣聖明年武后廢帝為廬陵王而立其弟且且擁虛器者七年改元曰垂拱曰永昌太后廢且為皇嗣而稱帝是為則天武氏廬陵國在吉安虛器不得有為徒尸虛位武氏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與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滅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褒姒之比耶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付昏童高宗溺愛祗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則天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護之女也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

曰女主曰武王曰其人已在宮中由後以徵於前此非武氏莫可當也又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云々太宗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也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云々事在貞觀二十一年

宮以貞觀十一年為才人時天下歌曲名斌媚娘武氏為才人賜已成讖貞觀末太白屢書見大史占云女号武嬪主昌又傳秘記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惡之嘗與群臣宴令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為尼高宗幸寺見之而泣

為危為之悲泣勸高宗納之欲以間淑妃之寵

又案綱目自麟德元年以請廢后殺上官儀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

又綱目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在聖嗣元年

又通鑑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自危衆心憤惋按李敬業先為眉州刺史坐事貶揚州也

綱鑑注一拘曰杯

土指墳墓也

又遣將大將李孝逸也

○殺唐宗室國号

再補綱目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

又便蒙時人詔易之昌宗者尊之呼五郎六郎而不敢名郎尊稱也五六皆其行也

又鍛鍊猶成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

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高宗納之既

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武氏年三十二遂自昭儀為

后王蕭皆為所殺贈父士護周國公尋加增太原王

高宗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

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

主侷人謂之二聖在高宗之世后自殺子弘慶子賢

高宗既崩子哲即位廢為廬陵王而立子且后臨朝

稱制立武氏七廟護音央入聲城音武畫見之見音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當王之王去聲

長音張上聲為所之為去聲涉獵謂若涉水獵獸聲

覽雖多不專精也稱去聲七廟太祖三昭三穆

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

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遣將擊殺之越王貞又舉

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自名嬰稱皇

帝國號周以且為皇嗣改姓武時嬰年六十七矣初

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易之

五郎昌宗六郎佞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吾謂蓮花

似六郎耳聖知人心不服且內行不正畏人議己盛

開告密之門用酷吏侯思止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

○徐有功仁恕執法

再補通鑑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

又便蒙怒與下文怒同他人怒也非他人使人怒也

又薛文清曰蓋惡之心人皆有之師德豈無是心而忍於唾面自乾耶蓋以武后亂朝酷吏羅織故為此忍耐之言以訓其弟殆

有得於言孫默容之戒矣

又便蒙高宗諡天皇太帝

又通鑑太后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鵬鷁兩翼二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則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又綱目通事舍人元行冲云々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

項等。鍛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

拊制天下。然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為之用。徐有

功。仁恕執法。墨每屈意從之。將相多得人。魏元忠。婁

師德。狄仁傑。姚元崇。皆名相。宗璟亦顯於朝。師德寬

厚清慎。犯而不校。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

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人雖唾某面。拭

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

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

笑而受之。耳。師德每薦仁傑。而仁傑每毀師德。墨詰

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

德。我為所容久矣。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仁傑從

容言於墨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

之子孫。太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

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

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

也。墨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房州召廬陵王還都

立為皇太子。以子且為相。王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

廷爭。墨常屈從。稱為國老。而不名。仁傑卒。墨泣歎元

木以政疾云々故便蒙是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疾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之意又作君正吾藥籠中物

又揚誠齊曰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狗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唐洛州司馬張柬之薦東之而五東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

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往注曰木帝也東之曰今木帝之子為二堅所厄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往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計又通鑑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誦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

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多規諫曰明公之門

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藥物喻規諫也仁傑笑曰吾藥籠

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

或曰天下桃李謂所薦士為桃李也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

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曰夫掌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

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劫臣於兵簡子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

得其利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往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墨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

東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東之為相墨寢疾甚

東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率羽林將軍李

多祚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於東宮斬關入斬易之

昌宗於廡下遷墨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太聖皇

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為周者十有六年改元者

十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萬歲通天曰神功聖曆

久視太足長安英國公英國公爵李敬業姓名勳孫震子勳死敬業嗣爵一杯之土未乾

高宗之葬未久乾音干下同六尺之孤安在子哲既立而察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也遣將李孝逸貞高

宗弟復音伏墨音照僧懷義沙門曰僧梵云僧伽行去聲下並同蘇各切姓也鍛鍊威虐逼脅酷烈如

唐中宗

唐書卷之五 唐中宗

長久居東宮天意燼音端去聲羅織羅網無辜織成罪狀勝音升卅
 个心久思李氏群督持為之我為為國為私之四為字並去聲環音影
 臣不忘太宗天皇唾他去聲口液也漱音悄容色也語去聲武承嗣
 之德故奉太子誅三思三去聲武姓承嗣名三思字則天姪也擲音臻
 賊臣願傳位太子入聲振也大帝高宗二子哲旦附音閑合祭曰附房
 以順夫人之望州屬河南相王之相去聲好去聲爭諍同籠力董切
 又按呂氏死而後竹器東音簡玄暉暉通鑿作幃音偉怒已已音紀上
 漢室安焉武氏未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接皇城之西北上尊之上上
 死而唐室復號以聲是冬殂臨朝凡二十二年案通鑿則天既殂遺制
 是仰天下之爵抑去帝号而称后改元者十按前紀年當作十四詳見
 矣然措置未盡使本文萬歲通天四字年号○胡曰武氏之禍古所未
 後世尚憤嘆悲夫有也張柬之諸人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
 丘文莊以云廢為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蓋惑
 不可曰但中宗其嗣帝一罪也我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棄
 所生也以義論之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二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
 母雖輕於祖以恩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
 論之子終無絕母八罪也專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
 之理也當時大臣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称高祖

遷之別宮復其居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
 號誅絕其宗族當與凡在武氏臨朝之時助武氏抑唐
 室者一切按問之量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寬以
 為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
 加以美號豈不悖哉
 又今王綱鑑注上次女也點簿記貼數也
 又安樂公主自為制勅掩其文令上署乃除宮也
 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中宗不得與焉又取
 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
 以慰在天之靈雲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惟
 其不能是以不旋踵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
 惜哉長安之五年帝復位號唐帝即位二月而被
 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還為太子者又
 八年而後反正韋氏復為皇后上在房陵每欲自殺
 后每止之上與私誓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
 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
 在高宗之世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以
 是得入宮禁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上為點簿

西京雜記卷之五 唐中宗

又斜封不敢正封
付與中書施行除
官也

又綱目初許州奉
軍燕欽融上言皇
后滿亂于預國政

宗楚容圖危社稷
按時秦客為散騎
常侍楊均為光祿
少卿

又以女為皇嗣稱
大皇女

又綱目相王子臨
淄王隆基謀匡復
社稷或謂隆基當
啓相王隆基曰我
曹為此以拘社稷
成福歸於王不成

以身死不以累生
也且萬一不從將
敗大計遂不啓微
服與劉幽求入苑
中逮夜天皇散落
如雪幽求曰天意
如此時不可失於
是萬福順直入羽
林營斬諸韋典兵
者以徇曰韋后既
殺先帝謀危社稷
今夕當共誅之立
相主以安天下敢
有懷兩端助逆黨
者罪及三族羽林
士皆欣然聽命按
此事足稱快矣羽
林士皆欣然聽命

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五人皆賜

王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

請謁受賂降墨敕墨敕墨書敕命無朱色印信者也除官斜封付中

書時謂之斜封官凡數千人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上

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

上意快快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

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乃相與

謀於餅餠中進毒上復位改元者三曰神龍景龍景

龍四年而遇弒立溫王重茂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起

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

相王立之是為睿宗皇帝復位之復韋氏復之復並

帝位房陵郡名即房州安樂邑屬環州武三思之子

崇訓雙陸擲骰博采上為之為去聲五人張柬之崔

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皆前平武氏亂者○通鑿

神龍元年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

不利社稷因為畫策不若封暉等為主罷其政事外

不失尊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

王彥範為扶陽王東之為漢東王恕己為南陽王玄

暉為博陽王罷知政事二年又使鄭愔告暉等與王

同皎嘗坐謀殺三思察皇后之事者通謀貶暉崖州

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東之新州司馬恕己寶州司馬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二十九

人心之服義如斯

乎 ○宋璟姚元之為

改 再補通鑑當時翕

然以為復有貞觀

永徽之風

中宗嘗宴近臣

祝欽明自請作八

風舞也欽明所謂

八風舞非春秋傳

衷仲所謂舞者所

以節八音行八風

者也借八風之名

而備諸淫醜之態

耳便蒙蒙凡言拂

地者謂物之盡而

無餘也此議欽明

所為都無儒者之

行義也注非

○傳位太子

再補宋石曰太子

在功於社稷仁明

言之上上聲撓屈也宗楚客宗姓楚客名馬秦客馬

姓秦客名巴音紀餅餒餒音淡麩食遇弒通鑿中宗

在位凡六年重

教宗皇帝名且初高宗崩中宗廢武氏立且為帝者

七年矣而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

是復為帝立隆基為太子宋璟姚元之為政二人協

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清托不行紀綱

脩舉當時翕然取祝欽明等欽明嘗為八風舞人曰

五經掃地矣筆蹄欽明時為國子祭酒因飲宴而舞

為五經轉目搖頭以象八方之風五經掃地言

力既屢立大功勢尊重上嘗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

如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韋安石宋璟張說姚元

之等感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分上自復為帝改

元者二曰景雲太極至是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

太子是為玄宗明皇帝二張易之昌宗勢通鑿作益

然也景雲太極案紀年又改延和改先天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

勇之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百騎武后增為

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

○高力士知內侍

再補通鑑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

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

○開元二十七年

群臣上尊号曰開元聖文武皇帝

故元之避尊号改名崇

又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與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睿宗封為平王睿宗將建

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為太子尋受

禪使去聲將音漿建儲建立儲太子也○開元元年高力士為右監門

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

黃衣廩食黃衣宦官賤者之服廩食取食於倉廩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

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宦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

此內侍宦官不置三品官○姚崇為紫微令姚崇即

開元尊号改名崇紫微令玄宗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令中書令也○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俗樂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姚崇為紫微令

○二年以太常不

應併典俗樂置左右教坊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俗樂

再補司馬公曰姚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齊太平之政秦誓所謂定能容之者懷慎之謂矣

○宋璟為相百官得職

再補綱目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勳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与思勳交言思勳素貴幸歸訴於上嗟嘆良久益重璟便蒙注載特標誨各當作載特

標誨名軒庭除也臨軒謂御座臨近軒陛也

又穎濱曰融請治籍外羨由逃戶命御史分行括實惟皇甫憬揚璿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迂州縣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網鑑註客謂避役逃戶非土著也見存籍內者為正田籍外括出

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盡

顧謂齊澣曰我為相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

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宰相黃門監開元元年改門下

齊澣紫微舍人知音智推音退平聲 ○四年姚崇

罷宋璟為黃門監璟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

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姚崇相繼為政崇善應

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

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

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姚崇

罷通鑿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賂事覺鞫問當死

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赦時標誨各杖一百

流嶺南崇由之憂懼謂避相位薦○八年宋璟罷以

惡錢雜以鉛鐵而○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戶口逃移

盜鑄者怨嗟而罷巧偽甚衆請加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以融

為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為刻急

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

壯士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

之分始此檢括檢校檢結使各附籍土著當差同平

唐書卷之五

三十一

者為羨田

○韓休峭直

再補綱鑑注峭峻

岷也綱目休守正

不阿尚漸惡之

○天下肥

再補綱目蕭嵩韓

休罷

又婦女盛惑古今

一微識者於此痛

鞭策噫々玄宗起

兵討韋氏其源何

在已討之而身蹈

其轍謂之何耶

○李林甫深結宦

官妃嬪

再補天下之禍胎

於所忽所忽最當

西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平章事之名始此

勸農使官掌數田同三品太宗時李勣以太子詹事

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待中中書令也同三品之名

始此更音庚下同上下並上聲分次更替上謂宿衛

下謂歸家○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為曠騎曠音霍曠張

壞張說請募兵○二十一年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

宿衛更號曠騎

峭直上或宴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

疏已至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

瘠天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峭直通鑿注峭挾也

不協○二十二年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而罷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時武惠妃寵

傾後宮生壽

王瑁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

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同上動靜

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狡數狡猾術數稱去

公初說以帝中說以王終說以霸期於必售而後已

此世之君子所以賤其挾術用數也雖然鞅之術數

不過雜陳其說秦孝公自擇而用之非有大姦大狡

之計以取必於其君也若林甫可謂大姦大狡者矣

觀其深結宦官妃嬪伺上動靜無不知者由是每奏

稱旨以至為相此則商鞅之所不為也而林甫為之

益可賤也○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敗軍將

安祿山送京師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

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盧所敗守珪

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

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

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

批批判也

○錄山有反相

再補至祿山事君

子揚焉古人舉冠

為我心服者亦有

焉玄宗引古証之

如謹官中婦女所

居柔佞易制然人

主常受之制及治

為亂何乎故曰故

鄭聲遠佞人古人

未嘗忽之也

又綱鑑注奚之先

本東胡宇文之別

種後為契丹所併

以奚王床帳所居

建城故曰奚契丹

平盧唐之軍使蒙

批批判也

○錄山有反相

再補至祿山事君

子揚焉古人舉冠

為我心服者亦有

焉玄宗引古証之

然其後玄宗何為
盡或不反遂終中
符史云祿山狡黠
善揣人情玄宗為
其所揣不自悟悲
夫綱鑑注罕蘇骨

反
又胡曰禍福各有
定數若由人今置
毒於前食則死不
食則生生死係乎
食與不食則人事
為近矣故聖人必
脩人事其於天命
曰我不敢知使明
皇外任賢相內無
盜惑雖祿山焉敢
亂祿山敗軍云云

胡氏引蘇論也此
注全脫蘇論而以
胡氏斷論如國為
蘇論誤矣
○千秋節
再補便蒙獻寶鏡
者蓋唐時俗好尚
古鏡故群臣各自
獻其所寶之鏡以
表帝德神明能避
妖邪能除疾病永
昌堅固如此寶鏡
矣

○李林甫專政
再補唐書自是而
朝廷士大夫持祿
養息矣

才勇敢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
上曰卿勿以王夷甫
夷甫晉王衍字也石勒上党匈奴人行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
之勒已去矣後果叛據襄
國僭稱後趙構禍晉室
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誅

祿山本營州雜胡
雜胡謂胡人之雜居於營州塞內者也初名阿榮山
毋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為守珪

所愛又有史瓘子者與祿山同里閑亦驍勇守珪遣
入奏事上賜名思明節度使官掌脩邊撫綏夷狄大

故貽厥子孫無或黜免安祿山案通監守珪使祿山
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盧所敗守珪奏請

斬之爭諍同相去聲王夷甫識石勒見晉懷帝下
胡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爭論其理自勝

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
祿山有死罪明皇不能案法行辟而以王夷甫識石

勒為言是謂保養姦邪悞違忠諫安得為盛德邪嘗
州屬遼西阿榮山突厥所謂鬪戰神者犂角切新

舊書阿皆作軋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為現居突厥
中犂子軋犂山及生有光照穹旁野獸盡鳴望氣者

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探虜帳欲盡殺之匿而
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犂山點音轄慧也為守之為

去聲率音損入聲
閑音汗單門曰閑○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述

前世興廢為千秋金鑑錄五卷

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

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千秋節玄宗生日
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表

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上

○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上在位久漸肆奢

○立忠王為太子

再補傾巧傾側機巧也綱鑑分注又賂采訪使張利貞利貞益稱之

○以安祿山為節度使

再補通鑑天室之後邊將奏益兵愛多每歲用衣千二

十萬匹糧一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以楊太真為貴妃

再補通鑑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

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

官号太真更為壽王娶即將軍昭訓

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艷曉

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

遇如惠妃宮中号曰娘子凡儀体皆

如皇后

○祿山請為貴妃

再補祿山胡人故曰此胡

又通鑑祿山体充

票註十八史略卷之五

欲林甫遂得專政通鑿初上欲以林甫為相問於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社稷之憂上不從林甫疾之時上漸奢欲九齡力爭上不悅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至是以所善嚴挺之為罪人請屬上以九齡為阿黨罷政事詳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

○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皆厚賂歸譽之上益以為賢平盧城在漁陽一說盧渠即其地未詳是否

○天寶元年以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二年祿山入朝

○三年改年曰載

○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時河北黠涉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譽其美二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

之罷益固汾州号為范陽節度

○四載以楊太真為貴妃故蜀州司戶為范陽節度

戶玄琰女也為上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令自以其意乞為女官且為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

蜀州屬四川今崇慶州司戶官掌佐部壽王名瑁令平聲且為之為去聲

○六載以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為揚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

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楊釗兄弟姊妹皆往戲水迎之釗貴妃之從祖兄也得出入禁

中先是判度支屢奏祭藏充牧上帥群臣觀之由是

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處音杵戲音義從祖兄同

義從祖兄同

唐玄宗

三十五

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瘰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恢諧

○貴妃洗祿兒

再補通鑑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

又通鑑祿山自以量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志

又綱目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

云即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又迎合上意逆知其情而逢迎以合之

再補唐舊儀每日以飛龍殿馬八匹分為左右列立於官門外号南衙立杖馬

又通鑑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揚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

又通鑑祿山使副

曾祖之兄從去聲度音堂入聲帑藏金帛舍帑湯上聲藏音狀物音又滿也帥音率 ○十載為

安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曰遣諸楊與之游祿山體

肥大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

耳祿山入禁中先拜貴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貴妃以錦綉

為大襪祿使官人以綵輿昇之上聞歡笑問故左右

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

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

又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為十

郎既歸范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檢即曰噫嘻我死矣

為安之為去聲予與同昇音余對舉語安之語去聲下同好如字我死矣因林甫須好點檢之語而慮得罪以

○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事上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

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性陰險

人為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

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

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

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

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

日必有誅殺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

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

代漢將

又通鑑祿山專制

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

厚欲俟上異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

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

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

○祿山反陷東京

○顏真卿起兵討賊

再補按玄宗至是

耳將誰咎乎乃云二十四郡曾無一

人義士耶臣自咎誅鋤禍胎以慰天下之心可也猶何暇咎人耶

又便蒙何狀猶言可如人

○論真卿首唱忠義

再補真卿召募勇

士旬日至萬餘人論以舉兵討祿山

繼以涕泣士皆感憤諸郡共推真卿

為盟主軍事皆稟焉

○顏果卿起兵討

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然祿山畏林甫術

數故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為相言祿山必反且

曰試召必不來立仗馬列馬以○十三載祿山聞召

即至上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

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表請獻馬

三千匹每匹二人執轡二十二將部送河南上始疑

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

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是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

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

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

東京蕃將胡人為將漢人為將音控馬勒奚

解解音佳上聲言自○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真卿知其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庫

遣平原司兵李上始聞河北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

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

狀乃能如此平原郡屬山東今德州二十四郡河北

○林曰燕伐齊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士

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燭絕眈而死義不北面於

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為齊有蓋天下

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為唱則聞

標註十八史略卷之五 唐玄宗

賊

○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

再補景卿使子景

明獻李欽湊首及

何千年高徽子京

師張通幽教承業

留泉明更衣自以

為功列遣使獻之

又臊羯狗便蒙焉

又便蒙按高常作

高音音寒慘刺之

刑也注至當作置

○張巡起兵討賊

再補通鑑時子儀

光弼還常山史思

明收散卒數萬陸

其後子儀至恒陽

思明隨至子儀深

溝高壘以侍之

○賊入關上出奔

再補麾下蕃將火

校婦仁等翰奏祿

山必窺師誘我若

往正墮其計中且

賊遠來利在速戰

官軍據險利在堅

守要在成功何必

務速固忠疑翰謀

已言于上謂翰逗

留將失機會上以

為然續遣中使趣

之翰不得已撫膺

慟哭引兵出關

又南湖曰所謂幸

風之人孰不從之者在天寶末祿山煽亂河北二十

四郡莫不失守及真卿首唱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

然則唐室中與雖郭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真卿為之唱也

○常山太守顏杲

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十五載安

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

杲卿送洛陽

時杲卿起兵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

業承業欲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

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

祿山數其反已杲卿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

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高之比死

罵不絕口

數其反已祿山有我奏汝為判官起至大

罵不絕口

寡別肉至其骨也

○真源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

廟起兵於雍北討賊

○朔方節度使郭

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

首復河北數郡副元帥哥舒翰與賊戰大敗麾下執

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

怒殺楊國忠等

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蕃

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上

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

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

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

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

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

妃下

又南湖曰所謂幸

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

蜀者舊史之文也
曰幸則昏淫之君
無以為播遷之警
矣故綱曰改書之
曰帝出奔蜀夫以
天子之貴而為匹
夫之奔則凡个主
自見者視之可不
寒心乎

○父老請留

再補又宣言欲傳
位太子太子不受
是馬嵬之命也

○宣言欲傳位

再補時太子既留
未知所適建寧主
從勸就朔方名族
裴冕眾皆曰善通

夜馳二百里至彭
城

○太子奠上為上

再補祿山既入長
安日夜縱酒專以
聲色宝賄為事無
復西出之意故上
得安行入蜀太子
北行亦無追兵之
患

又上欲以泌為右
相泌固辭曰陛下
待以賓友則實於
宰相矣何必屈其
志上乃止

○上皇遣冊宝如
靈武

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

拔歸仁等馬嵬驛在咸陽西嵬五灰切倣音充入聲

留復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即靈州馬嵬之命謂

五上之上上聲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

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

拔歸仁等馬嵬驛在咸陽西嵬五灰切倣音充入聲

留復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即靈州馬嵬之命謂

五上之上上聲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

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

拔歸仁等馬嵬驛在咸陽西嵬五灰切倣音充入聲

留復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即靈州馬嵬之命謂

五上之上上聲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

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

唐肅宗

妃于佛堂縊殺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上將發馬
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父老遶道請留上命太子宣
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皆入蜀使中
原百姓誰為之主須更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
跋馬欲西建主倣与李輔國報鞆諫曰逆胡犯關四
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與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
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
北守邊之兵召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
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
王倣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云々
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遶道請留上命太子
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倣白上上
曰天也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
汝必得其力且宣言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

杜鴻漸迎入靈武請遵馬嵬之命請遵馬嵬之命即

裴冕杜鴻漸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

不可復集願殿下勉 殘五上殘表識書也於書 乃許

尊上為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

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為肅宗皇帝復音伏哥舒復

姓麾下蕃將木

拔歸仁等馬嵬驛在咸陽西嵬五灰切倣音充入聲

留復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即靈州馬嵬之命謂

五上之上上聲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

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

拔歸仁等馬嵬驛在咸陽西嵬五灰切倣音充入聲

留復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即靈州馬嵬之命謂

五上之上上聲

肅宗皇帝初名璿改名亨自忠王為太子二十年而

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

唐肅宗

再補綱鑑注天子即位上玉冊室

○徵兵於回紇

再補綱鑑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

步夾之

○安慶緒殺祿山

再補通鑑嚴壯與

唐緒謀夜遣闖堅

李緒兒執刀直入

帳中斫祿山腹腸

流血數斗遂死

○回紇兵至

再補時上勞饗諸

將遣攻長安謂郭

子儀曰事之濟否

在此行也對曰此

行不捷臣必死之

○大軍入西京

再補與賊戰于長

安城西自午至酉

斬首六萬級賊遂

大潰明日賊將吳

守忠皆已遁矣

○賊陷睢陽

再補綱自張巡乃

令南霽雲犯圍而

出告急於臨淮時

賀蘭進明在臨淮

擁兵不救進明愛

霽雲勇壯吳食延

之霽雲泣曰睢陽

之人不食月餘矣

霽雲雖欲獨食且

不下咽因囑落一

指以示進明座中

在東宮嘗與必為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

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冊寶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

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命韋見素如靈武音秘又音

房瑄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如靈武音秘又音

○遣使徵兵於甲紇○招討節度使

房瑄與賊戰于陳濤邪瑄用車戰大敗陳濤邪地在咸陽邪音耶

○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日昏

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子代慶緒為

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慶緒子嬖妾子慶恩

○上至鳳翔甲紇遣子葉護將精兵四千人

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

方等軍及甲紇西域之眾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

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鎮撫二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

甲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鳳翔府屬陝西

即扶風郡葉音投廣平郡屬河東今○賊將尹子奇

陷睢陽時安慶緒使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

書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眾氣自倍遠謂

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

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脩戰具張巡許遠死之

居申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

巡先守雍丘移軍寧陵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

唐書卷之五 唐肅宗

皆為泣下。
又通鑑河南節度使張錫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錫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

又唐書忠義傳巡遠霽雲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忠廟按劉虜陵曰遠之死節雖明又與巡同加追贈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果議矣李翱傳巡事復不及遠焉昌黎論之詳。

○上皇還西京
再補按元年之役

以宦官魚朝恩節制之二年之敗耳
○史思明僭號
再補綱目時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
○李光弼等令嚴

再補是時朔方將士譚光弼之嚴
○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
再補綱鑑注天子言禁曰內

又通鑑輔國與張后謀矯詔迎上皇如西內高力士流巫州陳辛禮勅致

標註十八史略評本卷五

唐肅宗

四十一

守屢却賊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寧陵郡屬歸德茶紙筆音嗣厲烈也猛也南霽雲雷萬春皆巡將○林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辭之完廉捐階而無怨斯可謂能竭其力張巡守睢陽至於殺妾以食士斯可謂能致其身○上皇發蜀郡

還西京○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元年是歲復改載為年九節度朔方郭子儀淮西魯靈與平李渙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李廣深河南崔光遠河東○二年史思明引兵救慶緒九節度之兵潰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仍稱大燕○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旗幟精明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之明通鑑作彩敗音拜○上元元年太僕卿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唐以大明宮為東內太極宮為西內與慶宮為南內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樓父老過者往

仕

○上皇辟穀成疾

再補通鑑後上稍

悟欲誅輔國畏其

握兵竟不能決

○史朝義殺思明

再補通鑑思明猜

忍好殺人不自保

其部將駱悅盜殺

之

又綱鑑分註朝義

思明之長子也無

寵愛少子朝清常

欲殺朝儀而立之

○李光弼鎮臨淮

再補通鑑子儀

至軍士元振自以

為功子儀皆殺之

辛雲京聞之亦推

按殺鄧景山者誅

之由是河東諸鎮

率皆奉法

又通鑑哀慕疾轉

劇乃命太子監國

又綱目張后欲殺

輔國廢太子內射

生使程元振與輔

國謀遷張后於別

殿使者逼后下殿

宦官宮人驚散明

日上崩輔國等殺

后并越王係及亮

王儁

又按綱目書盜殺

李國輔通鑑云以

殺張后之攻不欲

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

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

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

許乘上不豫率眾劫遷輔國矯命將射士五百騎上

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寢以成疾西內西苑內

臨日御食音嗣又音川上樓之上上聲數御樓天子所

音朝董音薰禮韻曰辛菜世俗云肉食○二年史

朝義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

斬之朝義使人射殺思明而自立朝義思明子少子

音石劉曰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

席未暖而及及于腹矢及于臂繼及于頸天之報施

亦明矣速矣不可追矣而亂臣賊子○李光弼為大

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八道行營即前九節度而光

八道行營臨淮郡屬淮西今泗州○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道節度

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復入朔方興平屬陝

縣定國即馮翊郡副元帥屬上二十字為一句○上皇崩於西內傳位後七

年也壽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登遐轉劇遂崩在

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

與李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

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

唐紀

四十一

頭誅之

○誅李輔國

再補通鑑先是甫

宗以僕固懷恩女

妻可汗可汗請與

懷恩相見上令往

見之懷恩為言唐

家恩信不可負可

汗悅遣使上表請

助國討朝義

又因襲而授之節

度使

○諸鎮自為黨援

再補袁氏曰董卓

誅而賈詡勸賊黨

李催郭汜張濟於

關東西所在復收

兵攻長安漢之亂

遂不可支中朝義

敗而僕固懷恩因

請殺降將薛嵩等

於河北分為大鎮

○吐蕃入寇

再補通鑑吐蕃入

長安剽掠府庫市

里焚廬舍長安中

蕭然一空子儀至

兩州行收兵合四

千人並諭將士以

共雪國耻取長安

皆感激受約束又

使長孫全緒將二

百騎出藍田觀虜

勢全緒盡則擊鼓

夜則多燃火以疑

吐蕃百姓又給之

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

子立之是為代宗皇帝登遐天子崩曰

代宗皇帝初名倓封廣平王為元帥定兩京封楚王

改王已而為太子改名豫至是即位誅李輔國以

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及田悅援兵討史

朝義大敗之賊將李懷仙斬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志

忠鎮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薛嵩鎮相衛刑沼具磁

等州田承嗣鎮魏博德滄瀛等州李懷仙鎮盧龍朝

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諸鎮自為黨援河

朔敢抗朝命始此兩京長安洛陽雍去聲敗音拜成

趙深定易等州相衛邢沼貝磁六州屬河東衛今衛

輝府邢音形今順德府沼音名今成州貝布蓋切今

恩州磁音茲魏屬河東即魏郡博屬山東今博與德

屬山東滄屬河東瀛屬河東即河間盧龍幽州號盧

龍節度鎮幽涿營莫平薊媯檀等州冀布也望也朝

北也諸鎮通鑿注自安史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

之地付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肱髀

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

○廣德元年吐蕃

入寇時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

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

內元帥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聞

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

蕃二十餘萬眾瀰漫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

奏請益兵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度使橋上倉猝

不知所為上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

吐蕃百姓又給之 上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

○流官者程元振再補柳伉上疏以為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号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臣請寸斬以謝

子儀擊之吐蕃遁去○二年流官者程元振元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欲害之吐蕃入元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至是流湊州切齒街怒元振湊州在西南夷○臨淮王李光弼卒上之幸陝光弼不至光弼既有大功元振等嫉之深構譏間光弼聞之遷延不至上撫之加厚素與子儀齊名及在除州擁兵不朝麾下諸大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而死○永泰元年平盧將李懷王逐節度使侯希逸而自知留後詔因而授之賜名正己自知自掌其鎮之事詔因而授之因使懷王為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再補便蒙二虜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又事在永泰元年通鑑時懷恩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眾俱入寇

平盧節度使後凡領詔因以領鎮因授之皆倣此○叛將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陳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僕固覆姓懷恩名○初為朔方節度使曾與李光弼復東京平河北恃功驕騫遂內

與子儀遂能造唐室然小人与君子常相消長動輒小人勝至其甚則肆

然殺戮天下莫能禁之故失天下者自失也亦誰咎耶

○幽州將殺李懷

仙

○誅官者魚朝恩

再補通鑑初肅宗

以內侍魚朝恩領

神策軍使悉以其

軍歸禁中然尚未

得與北軍盡至是

魚朝恩以神策軍

從上屯苑中其勢

浸盛分為左右兩

居北軍之右矣

又綱目令元載為

方畧擒而縊殺之

以屍還其家賜錢

以葬按唐於奸常

怒於忠常刻其欲

振而可得耶

○盧龍將殺朱希

彩

再補綱目甲寅九

年九月盧龍節度

使朱泚入朝泚至

蔚州有疾諸將請

還泚曰死則與屍

而前至京師哀憫

甚盛泚請留關下

以弟洎知留後

○楊綰清儉

再補通鑑制下之

日朝野相賀嗚呼

賢相為世所重日

愛如此哉賢者愛

樹四帥外交回紇而叛涇陽縣屬安西三盧回紇吐蕃長音張上聲下同遣人牙將李光瓚使去聲下同

呼去聲令公子儀時為中書令故号曰令公葉葛羅

回紇帥曹音宙兜整○通鑑子儀讓曰汝回紇有大

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棄前功結怨仇

肯恩德助叛臣何其愚也今吾挺身聽汝殺我葉葛

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木下

無主是以敢來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

盡力以謝過遂與師

○三年幽州將朱希彩殺李懷

仙詔因以希彩領鎮幽州即盧龍節度○大曆五年

使李懷仙所鎮

誅宦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為觀軍容使軍容

之名始此九節度相州之敗其時也至廣德初為天

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總禁兵勢傾朝野大曆初

判國子監外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璿怒元載怡

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

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擇載乘間

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朝音潮相州之敗事在肅宗

乾元二年處音杵鼎覆餗餗

音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音實也謂居大臣之位

當天下之任而用非其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

羞愧也載如

○七年盧龍將殺朱希彩而以朱泚領

鎮詔因授之將孔目官李懷

瑗此音事上聲

○九年朱泚以弟洎領

鎮而入朝九案通鑿

○十二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

案問賜死籍其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胡椒味

辛性温

○

○

○

○

○

○

○

○

○

○

○

之不肖者重之揚
縮清儉之素取之
也人主觀衆心之
嚮背大抵亦可以
無過矣庸主常偏
聽不聽使奸黨逞
志晏然曰天下已
治矣可乎

又通鑑遺中使邵
光超賜希旌節
又史云足為中材
之主然藩鎮陸梁
上陵下替養成亂
階唐之綱網大壞
不可復振肅代之
為也

○常袞以欺罔敗
再補按常袞賢息
同滯在祐甫終不
得其適繁簡五失
○崔祐甫除官多
親故

再補英王奇遇猶
恐不終况中主得
凡人而任之開卷
將見其不足共有
○論用人無親疎
新故之殊
再補按崔所謂詳
慎云者身親察之
謂夫以吾耳目
察之狹亦甚矣
又通鑑祐甫請遣
使慰勞淄青將士
因以正已所獻錢

狀如鼠。李生西戎及南海諸國。可入藥。斛十斗。曰斛。稱去聲。○以揚縮常袞。同平章事。縮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騶從謂車馬及隸卒也。又養馬人名曰騶。甚盛。言其衆。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縮相三月而卒。上痛悼。多也。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揚縮之速也。墳去聲。從去聲。省音生。上聲。○范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揚縮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正己。以先海內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洽。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十四年。田承嗣卒。姪悅代之。○淮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詔因以鎮授希烈。節度使李忠臣

○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三。曰廣德。永泰。太曆。崩。太子立。是為德宗皇帝。廣德即位

子立。是為德宗皇帝。廣德即位。二十一年。改元。

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為太子。至是即位。○常袞以欺罔。貶崔祐甫同平章事。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

臣為陛下擇人。不敢不慎。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案是時郭子儀朱泚皆雖以軍功為相。不

問卿嚮言可貶。今言非罪。何也。二人對曰。初不知遂。貶

而用之。○案是時郭子儀朱泚皆雖以軍功為相。不問卿嚮言可貶。今言非罪。何也。二人對曰。初不知遂。貶

而用之。○案是時郭子儀朱泚皆雖以軍功為相。不問卿嚮言可貶。今言非罪。何也。二人對曰。初不知遂。貶

而用之。○案是時郭子儀朱泚皆雖以軍功為相。不問卿嚮言可貶。今言非罪。何也。二人對曰。初不知遂。貶

而用之。○案是時郭子儀朱泚皆雖以軍功為相。不問卿嚮言可貶。今言非罪。何也。二人對曰。初不知遂。貶

賜之使將士人々
載上恩又諸道聞
之知朝廷不重貨
財上悅從之

又通鑑下相於崔
祐甫祐甫薦炎器
業上亦未聞其名
故自遷請中用之

○作兩稅法
再補綱鑑注版籍
所以書戶口與地
也

又馬端臨曰隨田
之在民者稅而不
復問其多寡始於
商鞅隨民之有田
者稅之而不復視
其下者中始於楊

炎三代井田之良
法壞於鞅唐租庸
調之良法壞於炎
二人之事君子所
羞稱而後之為國
者莫不一遵其法
或變之則反至於
煩擾無藝而官與
民俱受其病則以
古今異宜故也

又致堂曰殺大臣
者當有實罪度準
言劉晏與朱泚書
書必可驗也召兵
拒命兵必可戮也
蓋遺公正御史往
忠州鞠治如其不
晏晏死何辭一聞

為察其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矣。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淄青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二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為太平庶幾可望。淄州屬

川郡。青九州之一。今屬山東。即北海郡。○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祐甫薦楊炎。自司馬除為同平章事。既而祐甫病不視事。不次不以品次。但以行實。司馬官掌佐。○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寢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兩稅。夏稅。秋稅。至德薄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且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所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且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所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且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所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且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所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且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所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且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所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且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所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且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所見切。常準則也。例也。勝音升。所用。官吏俸給。上供朝廷。供貢。主客。元居。為主。寄居。為客。見音現。差。楚。且切。等也。在所云々。謂故所賣去處。納稅。如賦。數。○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

諒不復考按乃命
中使密殺之非政
刑矣按源不澄而
流清未之有也嚮
為忠州以炎不悅
貶取若德宗此時
而曹然不知其忠
尚望當日能察之
耶

○盧杞藍面鬼色
再補按炎殺劉晏
李正已累表請晏
罪炎懼密諭以上
自殺之上惡之擢
杞為相不專任炎
○尚父郭子儀卒
再補便蒙尚父号
也德宗即位以子

儀功德比太公望
因賜此号忠武謚
也又作殆三十年
云至德元載子儀
奮自朔方而訂賊
至是二十六年又
云新唐書通鑑并
作校中書令考凡
二十四唐有考功
之法
又按綱目建中二
年甲悅拳兵寇刑
洛馬燧等奉詔討
破之悅走魏州攻
之不克滔討李惟
反惟岳將王武俊
殺惟岳降滔請深
州不許由是怨望

宗以來領戶部度支鑄錢塩鐵轉運等事以同平章

事充使通漕運幹塩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

以充足然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悅竟

貶忠州人希炎旨告晏怨望上遣人縊之忠州屬川

度支官掌天下租賦物繒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度音

堂入聲幹音腕入聲運也人希炎旨荆南節度使庾

準符合楊○二年成德李寶臣卒初寶臣与李正已

炎之意田承嗣梁崇義相

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死宝臣力為悅請繼襲至

是悅屢為惟嶽請上不許悅乃与正已遣使詣惟嶽

謀勸兵子惟嶽自領軍務後王武俊斬而代之○楊

炎盧杞同平章事炎未幾罷杞藍面鬼色有口辯上

悅之幾如字藍面○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

郭子儀卒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盖天

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嘗遣使至魏博甲

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校

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顯諸

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額之而已年八十三而終

尚父德宗即位之初詔尊郭子儀為尚父為公之為

去聲二十四考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

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七壻姓名皆未

詳額當作領五感切點頭也八十三通鑿三作五

唐書

四六

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田悅說滔曰今主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潘鎮承襲又說武信遂合兵反書法云河北之再禍自此始矣又文獻通考屋二架為間上問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又使蒙陌通作百謂百錢也蓋買賣者各每緡算五十錢則官除留百錢也故謂之除陌錢綱鑑注陌通作陌謂百錢

又陸宣公曰今大原朔方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開輔之間徵卒已甚官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破郊畿驚犯城闕未審何以備之○朱泚潛号大秦再補通鑑上至咸陽思乘道茂之言乃幸奉天○上奔奉天○李懷光赴難破泚再補綱目眾以為

納先後皆反○三年四人皆自稱王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仍唐年号如昔諸侯奉周正朔有不如約眾共伐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群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做天朝而易其名○李希烈反

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又密與朱滔等交通時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希烈軍勢甚盛頗相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称天下都元帥○兩河

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先括富商錢增諸道稅四年行稅間架除陌錢等法兩河河南河北括檢也○通鑿韓都賓陳京建議貨利皆在富

高請括每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增諸道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一百乃詔增諸道稅錢皆如淮南又塩一斗價皆增百錢稅間架趙贊奏每屋兩架為間每間上屋稅錢二十中稅

千下稅五百陌錢法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范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

有意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師惟糲食菜餼餼餅餼也糲裏米為之眾怒作亂入城

上出奔亂兵奉太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眾議稱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

再補綱目眾以為

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通鑑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意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上然之

又通鑑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知賊不足平也
○王武俊等上表
○李希烈号大楚
再補通鑑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
額血濺地泚殺之遂僭號大秦皇帝先是有術士桑道茂言數年後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泚犯奉天李晟率兵赴援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李懷光赴難亦破泚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而行上表暴杞惡衆論亦喧騰答杞上不得已遠敗之襄城縣屬汝州涇州屬陝西即安定郡原州屬鞏昌今鎮原州犒音靠告聲餉也糲音闌入聲鹿糲食音嗣奉天郡屬陝西今乾州晟音盛援音浣渾音寬姓也城音緘見音現上表之上上聲遠貶貶為新州
○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陸贄言於上曰

即皇帝位又便家瓊林大盈禁內二庫名也德宗於行宮無下私藏貢物榜之曰瓊林大盈庫註為瓊林之大盈庫失之當瓊林大盈一庫金帛盈溢是也
○上奔梁州
○李晟克復長安再補綱目集覽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殿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故陵上稱寢殿有衣冠凡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也按先輩評

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與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昭無所避忌庶罪已以謝天下奉天所下書詔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巴音紀上上聲謝罪是
○李希烈僭號大楚皇帝○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為匹夫之藏以誘交聚怨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戍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如赴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施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去其榜大盈庫以貯諸道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宝也去其榜大盈庫以貯諸道奉天去上聲榜
○李懷光反上奔梁州反以赴援有功而不得見

唐德宗

晟郭後裴前一人
○車駕還長安
○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晟克

復長安朱泚走其將斬之以降晟露布至行在曰臣

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寢謂陵寢也鐘簣不移鐘簣謂塋域也

跼以獸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

非為朕也復音伏將梁庭芬露布直書克復之事於

下並帛建於漆竿露布不封以示中外為去聲○車駕還長安○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先是

真卿為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為

國家羞至賊中留之將王歲不屈竟為賊所縊將音

同○貞元元年盧杞量移將再入而卒量音良度也○案杞先賊

新州司馬至是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袁高不可遂以杞為澧州

別駕○幽州朱滔卒○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

縊死河中府屬山○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

以降兵少誠殺仙奇朝廷因以少誠領鎮○三年張

延賞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塩夏州李晟嘗

破其一堡軍城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鼻辭厚

禮求於馬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知擊

之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便遣渾瑊與吐蕃盟於平

涼吐蕃劫盟瑊走免吐蕃畏晟燧瑊曰去此三人則

○吐蕃劫盟
○再補仁蒙吐蕃欲
得渾瑊為會盟使
而詐誘之曰渾瑊
中信用聞于異域
請必使之主盟帝
信之為會盟使
○又通鑑上曰建中
之亂術士孫詭城
奉天此蓋天命非

西京雜記卷之五十一 唐紀序

把所能致也。必曰大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

○李晟卒

○陸贄貶忠州

再補朱考亭曰。史以宣公比賈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論諫本仁義。諳練多學。更純粹。宣公奏議數卷。論說事極纖悉。便是經存之學識。

又通鑑城闕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

用奸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能執易崔郛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陽城書考下。再補便蒙催科。催徵賦稅。也是時道州賦稅不歛。觀察使數詣貴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第。為考下。通鑑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吳少誠叛。再補讀史欲究治。亂之由。而曰治未

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盟。欲執城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城而止。鹽州屬甘肅堡音保○李泌同平章事。土

與泌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倘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為相未

三歲而卒。從音促平聲建中奔奉天時年為世之為去聲○八年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十年陸贄罷。坐論裴延齡姦邪之故罷為太子賓客○十一年貶贄忠

州別駕。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又被譖。故貶。初夏縣陽城以處士徵為諫議大夫。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

爭臣論。譏之。至是判度支裴延齡譖贄。城率諸諫官守關。論延齡姦佞。贄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

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沮。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

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催科催徵賦稅也。考下下各有三等也。劉音礙平聲猶切也。盡言以前直

中下各有三等也。諫為警言之。夏縣屬解州陽城陽

終而忽入亂曰亂愈亂而遂不返然則謂之何而可耶大要存正邪之類倒耳

又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

又人主每言位卑

我之有不肖乎人是以傲慢自肆何不少思焉我有往者何耶無其德而創業之主不能獨起矣今無其德而賢者諫之不聽知者謀之不用尚人戴焉而為君則幸矣

姓城名爭諍同度音堂入聲譚贄屬上十字為句朝音潮脫小學註倘也若也白麻寫詔教紙儒林傳蔡

倫用木膚麻頭幣布為紙壞音怪沮茲呂切國子司業官掌副貳祭酒通判監事道州屬湖南治平聲下

同撫字心勞字愛也謂愛養百姓考下々考核實也謂若考實其功則當下々也 ○十四年

淮西吳少誠叛○二十一年上崩在位二十七年改

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政清明者二歲而盧杞

用矣叛亂相繼末年姑息而已太子立是為順宗皇

帝建中即位二年庚申改元○胡曰德宗有斷四海

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

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

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

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唯喜

怒在己故忠賢者則惡之忌之疎之出之跋扈者則

畏之下之撫之綏之若疲將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

若守門之木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

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玩侮之矣暴其氣而氣

衰矣志不為主故宜剛而柔冥怯而勇奮然而斷乃

不當斷者也揚然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

市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順宗皇帝名誦方為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棊者

王叔文俱出入娯侍因言其可相某可將幸異日用

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名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

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

又網目太子有疾網鑑分註得著疾網目俱出入東宮娯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又死交与刎頸之交義同端山巖也倪与况同水滸也又按網目叔文得愛幸在諫極言官市此詭譎之一端○王伾叔文用事再補追名召之也又胡氏曰十年不救美政也而德宗之不救福心也孔子悲似是非而非者

謂此類也按事只求是耳勿偏執

○貶王任叔父

再補皇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

令太子親監庶政

又上太子牋請奉

聞王叔文等過惡

○劉闢叛

再補通鑑闢既得

極節志益驕求兼

領三川上不許

○楊惠琳拒命

○高宗文擒劉闢

○李錡反

再補通鑑夏蜀既

平蕃鎮場息按錡

實無行意屬上表

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任叔文等用

事區音丕處音抃端倪○追陸贄陽城赴京德宗之

無赦群臣以微譴逐者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未至

卒○上在位改元曰永貞僅八月自稱太上皇傳位

於太子是為憲宗章武皇帝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即位貶王

任王叔文任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司馬叔文

渝州司馬韓泰撫州刺史韓晔饒州刺史柳宗元柳

州刺史劉禹錫連州刺史韋執誼崖州司馬陳諫台

州司馬餘○元和元年西川節度使劉闢反同平章

事杜黃裳薦高崇文討之西川縣名○夏州留後楊

惠琳拒朝命詔討之為兵馬使所斬為去聲兵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二年鎮海節

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鎮海

其下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等○三年沙陀朱邪盡

忠與其子執宜來降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

為前鋒後疑其貳於甲鵬欲遷之河外懼而歸唐置

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沙陀朱邪盡忠出西突厥後

一說沙陀大磧也在金莎山南瀟類海之東鵬音臆

入聲本作紇德宗時請改曰鵬鵬鷲鳥也取其鷹揚

○沙陀來降

再補通鑑上欲葺

河北諸鎮世襲之

樂按我有斷然之

策則敵將來為我

用豈獨憲宗是以

輔相之當其任累

々輩出如下文比

其沉迷不反之後

何嘗天淵

又通鑑君有精鑒

顧恐為我言之增

取筆疏云々稱吉

甫為得久

○李藩批救

再補真卒之風今已矣若使之及洗季時則不為迂即拙矣唯其能容之故人々得伸其長按史帝亦抑勤矣由此觀之則晏安為端妻憂勞為藥石可見矣然世每厭勞就安及其敗而後悔之晚矣

再補按通鑑此計皆出李絳蓋重賞過所望以欲慰士心四鄰勸慕強梗戾貌

再補賜與名弘正

再補南湖曰甲弘正者季安之同宗藩鎮之賢傑憲宗時賜此名所以褒其歸命為諸藩勸也弘正欲使山東承襲舊風悉令子姓歸朝廷中興功臣之魁碩矣

再補吳元濟侵掠京畿

再補通鑑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是月上遣裴度按是月即五月

再補通鑑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

之義。○自杜黃裳以後相繼為相者武元衡李吉甫裴均李藩李絳皆賢相均嘗為李吉甫疏人才三十餘數月用盡翕然稱為得人均器局峻整人人不敢于以私藩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則狀也何名批敕均薦之為相知無不言絳鯁直吉甫善逢迎絳每與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時在朝如崔群白居易等皆讜讜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均音忌疏去聲批之直於廣紙後紙書之連粘敕後鯁音梗逢迎君意未萌而先意導之曰逢迎直絳以絳言為直易音異讜直也

七年魏博兵馬使甲興請吏奉貢詔以為節度使遣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軍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賜興名弘正奉貢初魏博節度使甲季安薨其子懷諫幼弱軍政決於家僮眾皆忿怒推與為留後與度不免乃謂眾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眾曰諾六州魏博節度使所統州名未詳復音福鄆音韻州屬山東即薛群倔強不柔服也

○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亡命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府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

請密往刺之又云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鄂之心上曰若罷度官是好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又思李晟之子謀襲蔡州遣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李愬雪夜入據元濟外宅

再補胡三省曰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

又按通鑑十一年夏二月皇甫縛始

以衆欲得幸其時事可知矣賊未滅而奸佞已進朱考亭所謂量之不宏者蓋其易溢易滿以使其終如始者鮮矣然其心已在未出軍之前未發耳

李師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佗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鵝鴨池混軍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自叛及誅凡用兵二歲時元和十二年也淮西已平上浸驕侈先是二歲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至十三年又用度支使皇甫縛塩鐵使程异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彰義淮西号彰義軍亡命逃亡之人也東博邵陽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十一道所云詳見韓文平淮西碑刺音次射音石唐鄧二州皆属河南唐即豫州蔡州属河南即汝南牙城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者即衙城也度音堂入○十四年迎鳳翔法警鐘音博羨餘賦外之餘物門寺塔佛指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

抵徽福由利益之人主之事佛者未

報所謂以刺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

又注相是非下脫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之二十三字

○斬李師道再補便蒙注甲弘正當作李師道按綱目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故偶失考也

入宮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奉其罪臣實耻之○通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唯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大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弱之肉強之食今吾与文暢

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為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平盧將執斬李師道將節度使田弘正下

○裴度罷以直言為皇甫鏞之章事充河○十五年上暴崩上服金丹多躁左右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宦者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為

穆宗皇帝元和即位二十一年改元

穆宗皇帝名恒即位改元曰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為敬宗皇帝

敬宗皇帝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咸徒○李德裕

又按十三年以山人李泌能合長生藥詔必煉其功如是後人之龜鑑也

又綱鑑分註由是以來再失河朔近于唐凶不能復取

又通鑑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

○李德裕獻丹辰六歲

再補辰以絳為質故曰丹辰

又通鑑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

又通鑑与宦官列

標注十八史各書不卷之五

唐穆宗 敬宗

五十一

克明及擊越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矯稱上旨以絳主悟權勾當軍國事知樞密王守澄以衛兵迎江王涵立之是為文宗進討賊黨盡斬之悟為亂兵所害

○劉蕡對策再補考官馮宿等

不敢取畏中官也物論之物謂人也稱屈言為考官被枉屈也類稟頌不

知耻也便蒙回回移也乞回所受官授蕡以旌其直又通鑑又舉策論云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寢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

又通鑑申錫引東部侍郎王璠為京

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

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於豈切戶牖間也亦曰黼

以諷視朝稀晚正服以諷服制乖異罷獻以諷徵求

玩好納誨以諷侮弄讒言辨邪以諷信任群小防微

以諷輕幸上遊戲無度性復褊急宦官動遭挫撻皆

怨夜獵還宮酒酣為宦者劉克明所弒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寶曆江王立是為文宗皇帝編音邊上聲為去聲寶曆

即位二年改元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也為宦者王守澄所立後改名昂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宦者益橫建置天子在

其掌握權出人主之右無人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之考官皆歎服而不敢取中第者裴休李邵

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頽厚上疏乞回所授官

於蕡不報穆宗子敬宗策為去聲策試也制舉唐取士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並選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

以待非常之才橫去聲劉蕡對蕡時應賢良方正之

舉其策畧曰陛下將杜纂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

人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近

總大政臣恐曹郎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復

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先君不得正其終陛下不

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蔽狎之臣

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可以奉典謨

兆尹以密告論之
璠泄其謀又云誣
告申錫謀立漳王
○上与李訓等謀
誅宦官

再補綱目初宋申
錫獲罪宦官益橫
上外雖包容內不
能堪

又綱目人但知訓
註倚宦官作威福
不知其上有密
謀也上之立也仇
士良有功王守澄
抑之由是直隙

又通鑑人皆快守
澄之受誅而疾訓
注之除校於是元
和之逆黨略盡矣
又通鑑與其黨謀
曰如此事成則注
有其功云々已而
并注去之

又李訓與韓約共
謀詐為甘露而自
言非真瑞者欲使
宦官盡往金吾覆
視因仗兵誅之也
又通鑑士良等命
禁兵出閣門討賊
殺金吾吏卒千餘
人諸司吏卒及民
酷販在中者皆死
按是亦不善謀耳
○天下事決於北
司

承平緒矣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
蓋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一命
之寵哉○范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言
劉黃布衣無一命之寵而懷忠忿憤極言其禍可謂
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音墳中○去聲物論○太
衆論也論去聲音教顏厚羞愧也上上聲

和五年上與同平章事宋申錫謀誅宦官不克申錫

貶死初文宗與申錫謀誅宦官而以京兆尹王璠泄
信之遂貶申錫開州○九年上與李訓鄭注等謀誅

宦官不克注本宦者王守澄所引訓本名仲言又為
注所引得見守澄守澄薦於上倜儻尚氣有文辭口

辯多權數上悅之訓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

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

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出注鎮

鳳翔進擢宦者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訓同平章

事請除守澄遣中使鳩殺之注始與訓謀至鎮遣壯

士數百入護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

遺類訓心以為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令人奏

金吾廳事後石榴有甘露宰相帥百官拜賀後勸上

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言非真上顧仇士良帥

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吹幕起執兵者無數

○天下事決於北司

再補通鑑每延英
議事士良等動引
訓註折宰相鄭章
李石曰訓注誠為
亂首但不知訓註
始因何人得進官
者稍屈縉紳賴之
又唐書及汲天下
莫不思其風烈贊
曰前史稱度晚節
頗沈浮為自安計
是不然大雅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
度何訛云按上明
則并受其福上暗
則沉晦亦勢也
○斐度威望遠達
四夷

再補通鑑上怪度
無遺表問其家得
半粟以備嗣未定
為憂言不及私度
身貌不踰中人而
威望遠達四夷
又責其尸位素餐
無佐治與化之心
便蒙本傳大平無
象下有今四夷無
擾百姓安然上鮮
淫虐下怨讟雖
未及至理亦謂稍
康若別求太平非
臣等所及之語
又周赧王漢獻帝
皆亡國之主
又按前二年太子

驚走告變訓呼金吾衛士等上殿僅擊死傷宦者十
餘人知事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吏卒
執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等誣以謀反腰斬之訓之
謀惟元興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
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李訓為人所殺傳首鄭注亦
為鳳翔監軍宦者所殺為注為人為鳳之為並去聲
至鎮鳳翔令去聲韓約石榴木名實可食帥音
率下同陽與祥同告衰告有衰生呼去聲上殿之上
上聲神策兵德宗時分左右羽林為神策兵涯音宜
北司宦官目北司李訓為人所殺案是時涯等既死
訓奔鳳翔為熱屋將禽殺之鳳翔監軍宦者張仲青○開成三年司徒中書令

晉公裴度卒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
有綠野堂子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
宗敬宗時皆嘗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軍國
重事與時浮沉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達四夷四
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
者二十四年司徒中書令官名晉公晉國公爵治平
宗○五年上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
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竟不能為嘗問
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荅以太平無象僧孺欲誣當
時為太平故

永覺亦甚怪矣前
一年立敬宗少子
成美為皇太子仇
士良魚弘志以其
立不由己故矯詔
廢之上崩太弟殺
陳王成美皆人事
之至衷也致堂曰
文宗有美質而無
聖學故於始終太
節憐惜焉不然當
疾病之日自力御
殿引召宰執面命
太子臨見群臣仇
士良輩雖欲移易
亦安得而移易哉
按宗閱為相在文
宗太和三年牛僧
孺為相在其四年
李德裕鎮西川在
其十月五年九月
吐蕃將悉怛謀以
維州來降不受
又入兵之路入兵
於西戎之要路
又丘丈莊曰維州
悉怛謀之事司馬
氏是僧孺胡氏是
德裕其所論者牛
李二人已然之是
非也請就其未然
者而為之處置焉
夫德裕初得悉怛
謀之通款即密以
其事聞之朝廷且
置書宰執俟報下

答以太平亦
無一定象也
末年嘗問近臣朕何如周赧漢獻對者
憮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
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二曰太和開成弟頴王立是為

武宗皇帝去上聲寺音嗣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
嗣續於其內也近臣學士周墀家奴謂官

者大和即位
二十年改元

武宗皇帝名瀼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為

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為立不由己廢之

而立瀼為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

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為學士以李宗閱者嘗

對制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構貶宗閱自是各分朋

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在文宗時德裕為侍郎裴

度薦其可為相宗閱有宦官之助遂相惡德裕逼已

而出之且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擯德裕之黨尋以

德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

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易遠近皆

若身歷練士卒葺堡障以備邊吐蕃將悉怛謀以維

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為無憂

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為便牛僧孺以為不可納以城

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又不起遺孽

又便蒙注定當作

又南湖曰魯人以許易於春秋譏之曰鄭伯使宛來歸我入於益以許為魯之祖宗故環義不可弃也先哲論牛李之議是非不一予謂衆言淆亂折謂聖君不以春秋為準乎雖州

亦唐之祖宗故環則李是而牛非也的矣

又德裕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在文宗太和八年

又通鑑其子積逼監軍奏請命積為留後上謀於宰相按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何弘敬為魏博節度見下文注

又二軍名鎮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亦見下文註

又便蒙子孫之謀者謂不敢受朝命自以土地傳子孫

票注十八

併叛將歸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僧儒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罷二黨互相擠援文宗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連被貶黜及上立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在人主辨之上嘉納德裕追論維州事悉沮謀加褒贈

仇士良為立為不之為並去聲已音紀下並同善甫憲宗元和三年初試賢良方正宗閔痛詆常路指陳時政無所避吉甫時居相位惡之泣訴於帝且言翰林覆策無所異同久之不調遂與為定構閔穆宗慶長元年錢徽典貢舉宗閔時為中書舍人而託所親於徽德裕遂自納于焉取士帝乃貶徽江州刺史宗

閔劍州刺史更音庚輒音晏入聲傾陷也遂相宗閔先得為相出之德裕出為鄭滑節度使籌邊樓在成

丹入聲維州屬四川今威州○時僧孺居中用事欲沮德裕功故返維州又悉沮謀於吐蕃尋罷通鑿西

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言縛送悉沮謀以快屬絕來降非計也文宗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儒內不自安表請罷相從之亦罷德裕既相入謝文宗曰卿知

朝廷有朋黨乎曰中朝半為黨人文宗曰衆以給事中楊彥卿為黨魁德裕因請出為刺史文宗然之宗

閔曰德裕居外知黨不如臣之請彥卿日見賓客於第世号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

中非美官而何宗閔沮不得對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又罷李訓鄭注用事疾德裕共誓短之復召宗

閔乃罷德裕擠音躋排也援音院去上○昭義節度聲下同褒贈詔追贈恒謀右衛將軍

使劉從諫卒姪稹自領軍府德裕謂澤潞事體與河

唐書卷之五十一 唐書

之謀也輔車之繫謂頰輔牙車相依之勢也

又都將亦稱都頭

猶言都校也

又胡三省曰柳子

列因其地列植柳

樹而名

又便蒙詐言戰卒

甚眾以脅德裕光

明甲或作明光甲

唐六典明光甲鍔

甲也

又通鑑上曰郭誼

宜何如處之德裕

曰劉稹驍獍子耳

阻兵拒命皆誼為

之謀主及勢孤力

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

在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鎮矣上問

何以制之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稹

無能為也遣重臣諭鎮魏討之詔曰澤潞一鎮與卿

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使存輔車之勢鎮魏悚息

聽命二鎮兵與朝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各進討

○河東都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遣中使馬元實曉

諭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

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

之德裕詰之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庫中

耶應以皆募置者駁曰募置當用財李石辭屈奏微

止以乏縑故乱弁何由得之元實語塞

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出戍者

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被屠乃歸擒弁送京

師斬之未幾劉稹勢窮蹙潞人殺稹以降澤潞平加

德裕太尉衛國公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

於封州昭義節度澤潞為昭義節度澤潞潞音路

王元逵魏博節度何弘敬幽州節度張仲武累上聲

鎮魏州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勿為之為去聲

輔車輔車輔詩傳曰縛叔於輻以防輔車也逐節度

使姓名未詳令去聲幾如字潞人郭誼循州屬廣東

○削仇士良官爵

再補當讀史到此

慨然以為如此乎

小人之靈邦也人

或有不欲成人之

善者亦居這一班

中者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武宗

○毀佛寺僧尼勒封州屬廣東○文宗時劉從諫入朝僧孺宗閔執政歸俗不留之加宰相繼去以成其患至是既平德裕乃言於上而黜之○削宦者仇士良官爵籍沒其家先是士良

致仕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

奢靡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

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毀天下佛

寺僧尼勒歸俗○會昌六年上崩在位七年改元者

一曰會昌光王立是為宣宗皇帝會昌即位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後益自韜

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為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為

再補德裕乘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

謂其遠罷聞之莫不驚駭光叔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

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隱

德焉尋即位太和文宗年号宦官馬元○李德裕罷

僧孺宗閔等北遷德裕三貶至崖州司戶以死罷惡

政日久北遷僧孺自循州遷衡州長史宗閔自封州

遷柳州司馬故曰北遷三貶初貶東都留守再貶潮

州司馬自潮州貶崖州崖州在南海今瓊州○令狐絢同平章事先是絢

為學士上嘗以太宗所選金鏡錄授絢使讀之又書

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誠

論邊事誠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收在吾禁中即

又便蒙韜藏也匿

隱也謂藏隱才能

而不出於言行之

宣宗外晦內明群

臣遊處未嘗發言

故文宗強誘其語

以為戲笑怡初封

光王故稱為光叔

此句當置為笑下

○李德裕罷

再補德裕乘權日

久位重有功衆不

謂其遠罷聞之莫

不驚駭

又絢今狐楚之子

上擢知制誥問以

元和故事絢條對

甚悉上悅遂有大

用之意

又通鑑至此未嘗

不任不肖至治未

嘗不任忠賢上止

之曰凡求致太平

當以此言為首

○韋澳纂慶分語

再補便蒙新為建

州刺史將往官故

入陛辭

又范華陽曰宣宗

決摘細微以驚服

其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刺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按愚本謂此論刻矣然章澳話抑班云且汝知時事浸不往則未為刻也○上臨朝威嚴不可仰視

用為邊帥果稱其任上總察強記嘗密令學士章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刺史有入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建州刺史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令狐綯奏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高興未必實然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外徙謂刺史不必令到京面察綯嘗徙故人為隣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刺史不得外徙之詔

大中八年又屏音丙除也綱目策將安出澳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憂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又致堂謂令狐之意善而不而陳之謬矣○南北司如水火再補南司宰相北司宦官又綱鑑注分去聲處置分度也又綱目他日鄧州

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對群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開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綯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水嘗不汗沾衣也嘗召學士章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又嘗與綯謀盡誅宦官恐監及無辜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

刺史薛弘宗入謝

出謂澳曰上處分

本州事驚入澳詢

之皆處分語中事

也

又綱自上餌李玄

伯等藥疽發於背

宰相不得見注李

玄伯方士也此年

伏誅

○浙東賊起

再補此事在咸通

元年

又夏侯孜曰王式

才有餘不日告捷

矣至是卒成其功

○龐勳作亂

再補瓊山曰唐末

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

如水火令狐之令去聲絢音挑誠音咸頗牧廉頗李

喻党項皆降強平聲令平聲澳音郁分音墳

去聲出者鄧州刺史薛泓宗建州屬福建今建寧府

刺史于延陵階前萬里謂天下州郡政治異同備在

方策開卷一覽無所不及故曰階前則萬里也杭州

屬江浙興去聲托物興詞曰興廢格格止也史記義

縱傳廢格沮事注謂廢格詔書沮成事也重平聲負

朕背恩忘德曰負延英殿名屏音丙斷音端去

聲惡音烏去聲如水火謂其相尅而不相生也

○大

中十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一長子立是為

懿宗皇帝大中即位

懿宗皇帝初名温封郟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宣宗

崩宦者立之更名淮宦者王宗實更音

甫起聲振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裴姓也本姓仇

○九年徐州賊龐勳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

入寇陷播邕交趾初韋奉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

與杜棕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南詔豐祐怒

頗擾邊境卒子首龍乃自稱皇帝國号大理改元建

極救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亂勳為糧料判

官戍卒推以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

節度使陷諸郡招討使康承訓擊之以沙陀朱邪赤

心為前鋒勳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大同軍節

再補按梟雄肆志

起於綱紀墜懷國

勢大去之時蓋有

疾之人中將愈而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唐之亂兆在其嗣主豈病者中少愈

欵雖然責其嗣主則不可委之於勢固當然矣

○王仙芝起黃巢應之

再補通鑑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

司互相矛盾注互相矛盾謂不相合也

○是歲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便蒙元裕斬仙芝

○綱目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朝

廷不許巢急攻廣州陷之

○又綱鑑法采石山名

○又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

倚公為安危今賊勢勝長驅若不據

險擊之必為太患駢度不能制罷兵

○黃巢僭号太存皇帝

再補便蒙木同即雲州是時段文楚

為大同防禦使按使蒙為兵馬使成

蔚州為一旬又云說克用以起兵來

度使尋又為振武節度使播州屬南夷邕州屬廣西泗州屬淮西即臨淮郡桂

赤心盡心孫執宜子也大同軍今為府屬山西即雲

中郡振武代州○咸通十四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

元者一子晉王立是為僖宗皇帝咸通即位

僖宗皇帝名儼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為宦官所立自

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水旱不以

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所在相聚為盜濮州人王

仙芝起曹州冤句人黃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

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塩至是聚眾攻剽州縣

窮民歸之數月數萬仙芝攻陷汝鄭唐鄧冠鄂州陷

安州寇荆南與招討曾元裕戰於申州而太敗又大

敗於黃梅斬之黃巢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洪虔

吉饒信寇宣州入浙東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遂

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北渡向襄陽敗於荆門復引

而南陷宣州自采石渡江已而渡淮陷申州入潁宋

徐克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

上走蜀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

上曰朕不欲密通巨寇且幸與元徵兵以圖收復卿

可糾合鄰道勉建勳敵曰道路梗涉秦報巢僭號

除文楚而代之

又使蒙毅文楚而

取雲州河東節度

使崔李康昭義節

度使李鈞討克用

而兩鎮兵大敗

又乾符中討李氏

○李克用破賊復

長安

再補嘗曰吾得罪

天子願效忠而不

得今聞黃巢北來

必為中原患一旦

天子若赦吾罪得

與公輩南向共立

大功不亦快乎人

生幾何誰能老死

沙磧耶至是沙陀

友金入援乃說賊

軍陳景思曰吾兄

司徒父子勇略過

人為眾所服請奏

天子赦其罪召以

為帥則代北之人

一麾響應賊不足

平也景思遣使言

之詔如所請

又溫以華州降事

在中和二年

○朱全忠襲克用

再補通鑑時朝廷

以大寇初平方務

姑息

又克用乘酒語頗

侵之

又范華陽曰克用

太齊皇帝諸道發兵赴援先是沙陀李國昌子克用

為兵馬使戍蔚州太同軍諸將謀曰今天下大亂朝

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功名富貴之秋李

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

足平也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取之河

東招義討之而大敗克用寇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為

盧龍兵所破蔚朔兵亦討敗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

且朝廷赦其罪召其兵討賊克用將沙陀來賊憚之

曰鴉軍至矣連破賊復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

節度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未

幾賊黨斬巢以降為宦官為去聲宦官刘文浹孫音

山東王仙芝起通鑿聚眾數千起於長垣曹州屬山

東寇句句音衙取音翻去聲賤買貴賣曰販數萬數

月之間眾至數萬汝州屬河南鄂州屬湖廣即江夏

州沂音顛平聲州屬山東即琅琊郡宋州屬河南即

睢陽郡汴州屬河南今汴梁府洪慶吉饒信五州屬

江西洪即豫章慶今贛州府吉安府為鎮為盧

之為並去聲駢音便平聲潭州屬湖廣即長沙郡穎

州屬河南蔚音鬱州屬北平李振武李國昌府為振

武節度使其子克用冠音貫雲州屬北平忻州屬山

西討敗之敗音拜走音奏連日五代史作鞞鞞音懼

且夷狄別種名克用父子逃入其地鴉軍軍中號克

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今僖宗兩無子奪何以儆全忠而服克用耶按此論允當

○上還長安

再補時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懷然不樂

○王重榮作亂

再補克用請誅令致十二月逼京城

○上奔鳳翔

再補克用還軍河

用之至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温也先為巢所遣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為宣武節度使館克用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扶醉乘電光縋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

同州屬陝西即馮翊郡華去聲州屬陝西

宣武節度使汴州為宣武節度使驛上原驛在汴州城內縋音墜繩懸而下扼音厄把也治平聲

○上發成都還長安○秦宗權僭號○上之奔蜀也宦

中表請太駕還官因罪狀甲令致

○上還長安

再補通鑑三月車駕至興元朱致通鳳翔百官奉表上

煇推監軍國事

○豪傑互相吞噬

再補晉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為官官所立者六君然則唐之衰也豈止方鎮之患哉史綱於六君不書即位

○大漸本于書疾

○大漸惟幾

○通鑑體貌粹明有英氣

者田令孜實挾之自以為功權自己出河中王重榮前作亂自立令孜遣朱致等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上言致等與全忠相表裡欲共滅臣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孜劫上奔鳳翔朱致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襄王煇為帝致將王行瑜斬致煇奔河中王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上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蠭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為昭宗

○昭宗有恢復之志

再補按振已墜之緒於是可見其難矣中外忻々人心亦歸焉已有其志而猶已墜之緒不能振故人主每謹其初要其終為子孫貽計不然則不又者少矣

○董昌僭号

再補天下分合之機其不可不審也王室衰而天下分其未衰則皆循法受制為良節度使使之所激而叛

則已矣不然則謹守之不暇盛衰之殊所以分合也故

○李克用進爵晉王

○董昌伏誅

再補乾寧二年茂貞等犯關克用討三鎮是歲還鎮茂貞再犯在其三年克用復發兵入援全忠之迎駕在光化元年

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人以謀反聞在乾寧三年按在外之叛克用能討之在內

皇帝

政音茲已音紀王重榮節度使作乱自專安邑解縣塩池朱玫須寧節度使攻音梅上言之上

上聲 焜音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太漸宦者立之為

太弟遂即位後更名曄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

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始

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

遂大漸筮蹄云病篤宦者觀軍容使楊復恭更音庚曄案僖宗臨崩遺制更傑名般明年改元龍紀復

更名曄復音伏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

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越州董昌僭號昌先據杭州錢繆為兵馬使朝廷命

昌帥浙東鏐領杭州至是昌稱帝於越詔鏐討之

屬浙東即會稽郡鏐音留帥音衰去聲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

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關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

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華貴近恐沙

陀沙陀謂李克用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

兵還晉陽宰相韋招度李給將音錢繆克越州董

昌伏誅○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

廷甚恭克用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關上出奔

者崔胤除之

○劉季述幽上於

少陽院

再補此事在光化

三年季述等伏誅

在天復元年華陽

曰唐室之凶由南

北司相吞滅而人

主受其禍

○朱全忠盡殺官

官

再補按內官楊復

恭走興元與楊守

亮反茂貞討之獻

復恭與守亮盡誅

致仕之由云承天

門乃隋家舊業木

柱但積聚則兵勿

華州克用遣援又聞朱全忠營洛陽迎駕茂貞與建

皆懼奉還長安先是嘗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

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己交

諫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宦官劉季述

圍殺諸王十一人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

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討誅季述上復位宦

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以書

召之全忠舉兵來宦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

圍之李茂貞遂殺全誨等奉上還長安全忠以兵驅

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黃衣幼

弱三十人備洒掃宦官自文宗已後廢置在其掌握

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及是大被誅殺遣援

救援令去聲已音紀十一人通儀睦濟韶彭韓陳單

延用少陽院在東內神策將指揮使孫德昭復位之

復音伏去上聲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以其策立天子

之功故稱國老視天子如試官之視所取人故曰門

生○司馬溫公曰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

禮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

不當與之謀議使有威福耳東漢之衰宦者最名驕

橫未有如唐世也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也太宗監

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明皇始墮舊章使高力士首決

章奏進退將相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

○全忠進爵梁王

○全忠請上遷都

唐昭宗

七十

東京

再補全忠先有挾天子之志及其成也又有篡奪之志其未成也結胤以成而又謀除之奸雄難恃如此哉且奸雄立威篡位必有迂都之舉曹操已試之朱温又用之尋弒之亦甚矣曾朱二氏之篡奪於是為萬世篡奪之稱首

返忌諸將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其後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官官所立勢益驕橫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然則官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 全忠由東平主進爵梁王還汴○全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志胤懼為之備全忠表請除胤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干即紇真山也在大真猶漢言千里其山東多積雪故諺曰紇真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

于歇後兄弟二字

與復為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

昭廠歇後孫謀二字

洛弒之為之為去聲復音伏○上自即位非不夢

又班簿注在朝者

想賢豪卒不用之嘗有朝士鄭繁好恢諧多為歇後

又通鑑累議不獲

詩嘲時事上意其有所蘊手注班簿以為相堂吏走

乃視後為相僅半年遂致仕

告不信已而賀客至繁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

又朱沛國曰惟呂

事可知矣繁音啓歇後詩作詩為歇後語意在言外鄭五繁行○上在位十七

后立常山王朱温

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

立昭宣帝不復改元

子立是為哀皇帝龍紀即位二年改元哀皇帝廟号景宗

○全忠為相國加九錫

哀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

再補范華陽曰唐

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

西生十八

唐昭宗

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化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之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可稱者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而晚節不終身且不保此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

以幼得立更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皆昭宗子全忠為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弒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更音庚字未詳○司馬溫公曰高祖承亡隋之弊掃除亂畧遂降李密係建德禽世充芟武周剪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也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極民水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使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三代以還未之有也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壤列喪唐室屠害宗支中宗久罹憂奪備嘗險阻一且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墻安可朽也睿宗暨前世之禍立嗣以功可與推矣明皇再清內難四夷賓服浸浮乎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乘輿播遷干戈不息夫肅宗以國元子救兵靈武反旆

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間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又致堂曰唐有天下歷二十君為子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乘者三焉為賊所遂者五焉為妻所弒者一焉為官官所立者九焉為所弒者三焉為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為強臣所弒者一焉

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剪除凶醜使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劫州郡者因為之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唐之紀綱不可復振肅宗之為也德宗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淺闇親信多非其人举措不由其道故關外之兵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困辱奉天播遷山南尚賴陸贄渾瑊盡心輸力故能誅夷元惡還奉宗社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矣順宗不幸嬰疾委政冢嗣賢矣憲宗聰明果決選任忠良於是天下之盜納質效地誓類入朝百年之憂一日廓然也惜其怠於防微變生肘腋穆宗援任非材為謀不藏自貽顛覆文宗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盡心民事精勤治道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欵懿宗驕奢賊虐民怨神怒李氏之亡於茲決矣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糜粥養之猶恐不濟又况飲之毒酒其能存

不為小人所惑者哉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漂
僅得二二而無全泊幽辱寄命諸侯雖救之其將能乎
德者矣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五終

